

機雲堂叢書

二

墨井畫跋

吳歷

林麓臺題畫稿

王原祈

畫論

張浦山

畫語錄

石濤

圖畫精意識

張浦山

特別

イ 4

3159

B 4 (2)

14  
3159  
B4(2)



墨井畫跋



墨井畫跋

常熟吳歷漁山著

半幅董元傳聞久矣願見之懷不啻飢渴一日過太原之拙修堂幸得飽觀其筆力扛鼎奇絕雄貴超軼前代非後學者能窺其微蘊也

北苑龍宿郊民圖山巖雄峻樹木鬱茂帝臺樓閣之當麗而高棚張設珠燈錦綵郊民聚而歡躍蓋宋藝祖下江南也毘陵莊氏所藏予得請見不及臨粉本巨然賺蘭亭圖山不甚高雄厚幽深秋林藜篠小徑幽折一人乘騎過橋童子抱琴相隨而寺門南向大



殿直階下則水閣閣中蕭翼紗帽藍袍知僧柘衣陪  
坐並觀蘭亭當其轉換間已被其賺去至今令人笑  
破口也然則唐太宗不將勢奪用蕭翼賺之意謂無  
妨於雅事也及遭殉葬千古為之三歎巨然畫本今  
亦不知所歸

大癡晚年歸富陽寫富春山卷筆法遊戲如草篆傳  
聞有二本一不知其詳一被好事者奉奉寶愛不離  
於手迨將終時投之於火旁人亟取已燒卷首尺餘  
矣予在廣陵所臨者燼餘本也歸而質之太原奉常  
公公有石田背臨一卷即將勸對山川樹石毫無遺

失但石田之設彩乃其本色也卷尾跋云癡翁本向  
予所藏請題於人被其子乾沒而後出售貧不能歸  
歎息背臨而已予所臨二卷一為奉常一為惠子也  
浮嵐暖翠癡翁第一合作也絹素無恙設色帶用青  
綠皴擦少變虞麓本色墨葉二種非平日所有屋宇  
高低不著一人有小澗橫出雲中峯巒平疊連層飛  
動於筆意外真奇特也予適在蘇郡得即手臨乃山  
左宋氏所藏也不知如何轉歸於塞北聞遭殉葬嗚  
呼昔之蘭亭今之浮嵐暖翠傷哉惜哉  
大癡春山梵剎圖用青綠和之設色與夏山圖無二

全以北苑為宗跋云吾年老老習氣未殊益有此作也曩予客吳興吳刺史招入墨妙亭出此圖匆匆一見不遑臨之追憶惘然

陡壑密林圖癡翁生平合作也畫在箋紙改在絹素絹雖剝落而存處字墨維新畫法如草篆奇籀予每過拙修堂必請觀之常帶筆就臨曲盡窮摹殆難得其神運煙翁晚年亦歎息此幅被畫賈人俟貧之時輒為貨求不得不割去意謂必歸山左矣

叔明靜深秋曉圖設色絢爛典秋山圖並美蓋蒼松高下間雜楓樹紅紫山之右有牌坊門道聽堂密室

紫衣者危坐童役抱琴書侍立其後面樓臺有雲鬢珠翠紅粉澗旁之曲有飛鷗集鷺峯之轉處村落聚散草樹霜紅不勝繁茂上有內府圖章傳聞兵燹後冷攤上獲之予得觀於劉尚書齋頭竟日次早再訪不得

雲林吳淞山色曾疊高巖磅礴之氣直逼巨然非平遠乎筆也

毘陵唐氏世藏叔明夏日山居圖其款識戊申二月為同元高士畫於青村陶氏之嘉樹軒予時客於許氏補處堂與唐氏靜齋只隔一舍其畫不肯借過

予就而觀之筆墨景界逼肖巨然非山樵本色也予  
得飽觀又得手臨至於年月同在戊申二月是何奇  
也

梅道人深得董巨帶淫點苔之法每積盈篋不輕點  
之語人曰今日意思昏鈍俟精明澄澈時為之也前  
人繪學工夫真如煉金火候

雲林寫山依側起勢不兩合而成米家山如積米驟  
然而就子久山直皴帶染林麓多轉折三者皆宗北  
苑而自成

徐崇嗣畫花萼不作墨圈用彩色積染謂之沒骨花

張僧繇亦積彩色以成謂之沒骨山水而遠近之勢  
意到便能移入心目超然妙意

山以樹石為眉目樹石以苔蘚為眉目蓋用筆作畫  
不應草草昔僧繇畫龍不輕點睛以為神明在阿堵  
中耳

發墨惜墨畫手用墨之微妙發者氣磅礴惜者骨疎  
秀

癡翁有畫隔岸作數筆遂分晴雨如此手筆高出於  
前人也

元人擇僻靜之地結構層樓為畫所朝起看四山煙

雲變幻得一新境便欣然作畫大都如草書法惟寫胸中逸趣耳一樹一石迥然不同

叔明以吳興山水為粉本煙嵐晚峯霜紅林密筆筆生動當在巨然妙悟處參之所謂直泝其源頭也黃鶴山樵一日掃室焚香邀癡翁至出繒學請質子久熟視之卻添數筆遂覺出華氣象相傳為黃王合作也

雲林生畫石從大李將軍勾斫中來畫樹謂之減筆營邱蕭間古澹自成一種逸品非學力所能到也

李公擇初學草書劉貢父謂之鸚哥嬌意鸚鵡之人言不過數句其後稍進問於東坡吾書比舊如何坡云可作秦吉了矣余畫雖未積學而近之作若不知少似秦吉了否耶

山水要高深迴環氣象雄貴林木要沈鬱華滋偃仰疎密用筆往往寫出方是畫手擅場

範道人所居東軒名之曰也足蓋取詩之但有歲寒心兩三竿也足之意山谷老人一時賦詩為之勝事余筆墨荒陋未能髣髴前代風流而鑒賞者不必有不足之歎

往余與二三友南山北山金碧蒼翠參差溢目坐臥

其間飲酒嘯歌耐後曳杖放腳得領其奇勝既而思之畢竟是放浪遊習不若鍵戶弄筆遊戲真有所獨樂

社集非水齋分題得春聲五言滄漁又屬余寫其意蓋畫為無聲今則春聲為之有聲歐陽子秋聲作賦予以春聲作圖感物同心恨不同時

萬壑響松風百灘度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凍耳俞清老詩也蒼煙衝寒來索圖予不孤其意以凍手寫凍耳或庶幾焉

觀古畫如遇異物駭心眩目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氣

定則青黃燦然要兼興臨摹用心不雜方得古人之神情要路

潑墨法米雨風驟至毫間拖泥帶水便成涇綠林巒如老將快馬斫陣破敵而立見功也

山居臘候雪霽皎如有懷許侍御在補處堂消寒酒爐活火不共二三年矣呵凍擬李營邱雪圖以寄

溪山無盡萬里長江兩卷梅道人之法巨然也筆下清雄奇富變態無窮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渾然天成五墨齊備此蓋仲圭之擅場非後學者所能措手



大癡峯巒雄厚石臺層聳山面有礫石小石林麓小  
港有細水迴環屋宇水閣草樹鬱盤無不曲臻妙境  
而小山下村落田塍尤極遠致予剗心立意未能窺  
造其微張融云不恨臣無二王法卻笑二王無臣法  
誠然山中六月不知暑氣就綠陰軒斲既醒捉筆擬  
范山頭畫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耳

此予癸卯夏在太原氏拙修堂縮臨叔明林泉清集  
不知何年落於惠子之手今出請題如逢舊面願戀  
之情不能已已

梅道人得董巨之風骨氣候帶溼點苔蒼蒼茫茫有

雄邁之致予居物外舊學已廢有時興到追尋昔之  
所見其雄厚超古處終不可得

余秋居之暇檢得宣紙二喜其長而嫌其太矮漫採  
癡黃黃鶴間筆法又以己意參之成一小卷便可懷  
之出入如米海岳袖中之石但終襲稚子事矣雖然  
予齒七十加三腕力漸衰墨毫久禿向後欲作兒戲  
恐不復得不能不為之惕然

余近年作畫似勤似懶有時不辭呵凍忘暑忘飡揮  
毫疾就有時春暝晴窗楮墨精良對之盥睡者不知  
此病之所來或謂老之故也然少年輩往往亦有如

此予數日前頗覺腕力筆健漫學山樵而成小卷不  
欲人徵去留此自養晚節

村農望雨幾及兩旬山無出雲田禾焦卷雖有桔槔  
之具無能遠引江波廣濟旱土窮恐歲荒未免預憂  
之也薄晚樹頭雙鳩一呼烏雲四合徹夜瀟瀟不絕  
曉來東阡南陌花稻滂然而興益憂慮者轉為歡歌  
相慶也予老年物外道修素守樂聞天下雨聲已見  
造物不遺斯民矣喜不自禁作畫題吟以紀好雨應  
時之化

墨井道人晴窗氣暖攤紙塗鴉畫成自烏目山下同

道俗二三子酌高蹈泉上劍門望湖光已而扁舟泛  
月歸

古人能文不求薦舉善畫不求知賞曰文以達吾心  
畫以適吾意草衣藿食不肯向人蓋王公貴戚無能  
招使知其不可榮辱也筆墨之道非有道者不能  
孫虔禮論書以紙墨相發為一助昨得一箋不減澄  
心紙柔密光潤頗典筆墨相宜雖手腕力衰喜無兒  
童氣習

余學畫二三十年来如汴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  
不知二三十年後為何如筆墨如此況學道乎繪學

有得然後見山見水觸物生趣胸中了了方可下筆  
畫要筆墨酣暢意趣超古畫之董巨猶詩之陶謝也  
淵明篇篇有酒摩詰句句有畫欲追擬輞川先飲彭  
澤酒以發興

日高丈五睡起把筆寫山下一片耕桑之地但少農  
人較雨量晴耳

山中茶笋初肥山人不為梅天所困信筆塗抹而荒  
荒冷趣頗近元人也

晉宋人物意不在酒託於酒以免時艱元季人士亦  
借繪事以逃名悠然自適老於林泉矣

人世事無大小皆如一夢而繪事獨非夢乎然予所  
夢惟筆與墨夢之所見山川草木而已

水活石潤樹老筠幽非擬冷元人筆不相入耳

畫不以宋元為基則如奕棋無子空枰何憑下手懷  
抱清曠情興灑然落筆自有山林之樂趣

風霜之變百卉披靡獨竹君之蒼秀卓絕

乘醉畫竹則有兩風披折偃仰之勢

崖石犖确乃見竹君之節操

竹之所貴要畫其節操風霜歲寒中卓然蒼翠也山  
中酒熟獨酌成醉信筆揮灑遂成蒼翠甚娛樂也何

可一日不畫此君

興來畫竹要得其兩風流韻霜雪灑然乃得竹君之  
品格

畫之遊戲枯淡乃士夫一脈遊戲者不遺法度枯淡  
者一樹一石無不腴潤

高適不必買山有草亭竹木亦可幽棲也蓋竹乃四  
時蒼翠聲與靜宜獨坐其中抱素琴得趣悠悠樂而  
至於老

深山盡日無人到唐人句也非吾筆墨寫到山之深  
處則不知無人也然招隱高蹈古今所難

陸放翁春愁詩有前後二首書之合為一卷凡遇有  
觸愁處輒以展讀庶可以解猶猶即人病仍以洒治  
之也

墨門一名濠境去墨未遠有大西小西之風焉其禮  
文俗尚與吾鄉倒行相背如吾鄉見客必整衣冠此  
地見人免冠而已若夫書與畫亦然我之字以點畫  
驟集而成然後有音彼先有音而後有字以勾畫排  
散橫視而成行我之畫不取形似不落窠臼謂之神  
逸彼全以陰陽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工夫即款識我  
之題上彼之識下用筆亦不相同往往如是未能殫

述

李義山每歎九州恨此生未到作詩云海外惟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予將至舉榜人手指乃知李詩中之九州第九點青螺相去咫尺前波飛立無能衝入憑舟望之海氣微茫或隱或見如浮鷗然濠田無阡陌有石沙其土甚瘠居人不諳事春耕為商賈者多宅不樹桑婦亦不知蠶事全身以紅紫花錦覆披微露眉目半面有凶服者用皂色其男子拳髮披肩戴帽如笠見人則免之服短毳衣兩袖甚窄衣之中間四旁多鈕扣著革履只一齒兩腰間橫長

短二劍手執藤枝者卻是官也

大凡物之從未見者而驟見之為奇異舉樹不著霜雪枯株絕少予畫寒山落木以眎人無不咄咄稱奇峯頭石色宛似黑人之臉然黑入俗尚最深者為美淺者為醜蓋石迺澹墨色真所謂醜石也耶

芭蕉四季有花有實其花瓣面赭背黃其實一莖纍纍垂七八有龍牙鼓槌二種採而啖之龍牙者佳慰齒酸甜軟滑其地久寒常飛雪知摩詰雪蕉有所本也

棕竹枝葉修整蒼翠處陰陰欲滴海風驟至亦不甚

欹斜

陳后山叢談言蔡州壺公觀有大木四垂旁出人莫能知誤以為松及張戣與后山言之乃知榕也閩之會城名榕城蓋謂榕也壺中榕木濃綠参天枝幹節節下垂葉如木麻蔭可十畝知不減於閩予每苦海氣薰蒸坐臥其下擬寫是圖不加點葉少遜松柏之後彫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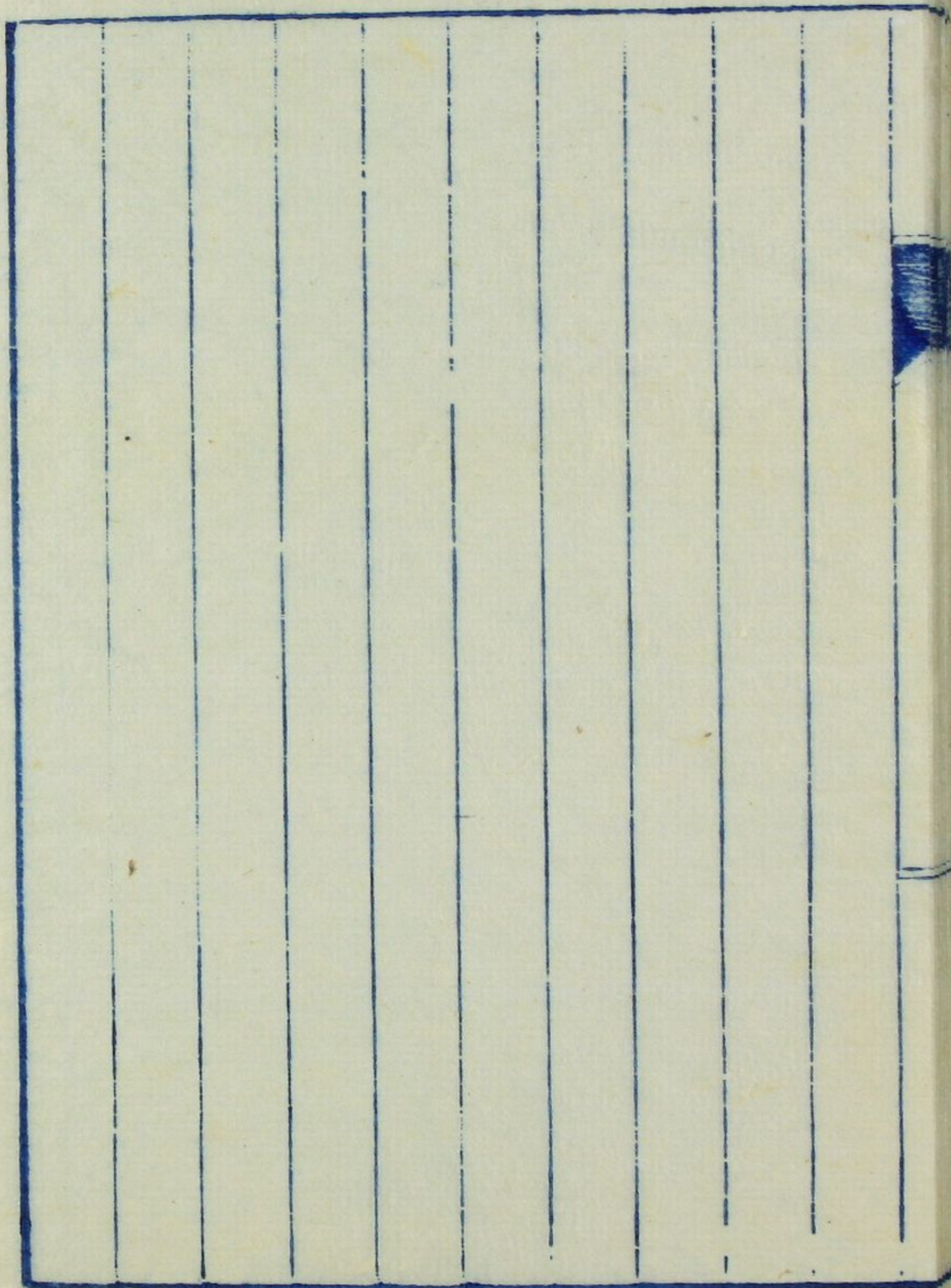
四旬清齋海鮮蔬果供幾殆盡獨庭中紅荔未熟竹筍遲出不及嚼耳齋後東歸過屠門甚快意

居人喜作盤渦飯骨董羹款客飯後以玻璃杯飲葡

菊酒每客數升不用酒政且從無爛醉作生涯者更喜奇花異卉不惜價覓三山徑內紅紫芬芳四時俱有但不知花之名耳

墨井道人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眠食第二層樓上觀海潮度日已五閱月於茲矣憶五十年看雲塵世較此物外觀潮未覺今是昨非亦不知海與世孰險孰危索筆圖出具道眼者必有以教我

林鹿臺題畫稿



麓臺題畫稿

太倉王原祁茂京著

題丹思畫冊做叔明

畫如四始與六義未掃俗腸便為累青山幻出平中  
竒剛健婀娜審真偽此理山樵深得之扛鼎力中有  
嫵媚老而篤好不知疲譬如小戶飲輒醉寫以贈君  
君一噓僧寮又聽鐘聲至

做黃子久筆為張南蔭作

西嶺春雲 余聞粵西多山少水拔地插天與此迥  
別及于此者寒山流水另有一番登臨氣象概矣大



癡得董巨三昧平淡天真不尚奇峭意在富春鳥目  
間也吟樵奉

命遠行出守太郡囑余做此置行篋中攬峯巖之獨  
秀思湖山之佳麗兩者均有得也特慚筆墨痴鈍不  
足為燕寢凝香之用耳

題做大癡巨幅 為李憲臣作

余見子久大幅一為浮巖暖翠一為夏山圖筆墨位  
置盡發其蘊余向欲採取二軸運以體裁彙成結構  
以腕弱思淺動而輒止未能與之鏖戰也憲臣先生  
與余同事數年悃悃無華氣誼敦洽予之知音也向

以此見委怯于作大障遲回久之邇來功力稍進不  
敢匿醜經營慘淡者一載餘矣今奉

命為粵東之行迫促難事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何以  
副好友之意乎急作此圖歸之行篋中以供清玩予  
老耄樂而不倦南華羊城多奇山先生歸述所見予  
將為先生再索枯腸千巖萬壑別開生面藝苑中亦  
一美談也書之以為後訂

煙巖秋爽做荆閔 金明吉求

元季四家俱宗北宋以大痴之筆用山樵之格便是  
荆閔遺意也隨機而趣生法無一定邱壑煙雲惟見

渾厚磅礴之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用淺黃色而墨妙愈顯剛健婀娜隱躍行間墨裏不謂六法中道統相傳不可移易如此若以億見窺測便去千萬里為門外僮父不獨逕庭而已明告以小卷問畫余為寫荆關秋色并以源流告之并囑質之識者以余言為不謬否

做梅道人筆司氏求

在人論畫以筆墨而用筆用墨必須辨其次第審其純駁從氣勢而定位置從位置而定皴染略一任意便疥癩滿紙矣每于梅道人有墨猪之誚精深流逸

之致茫然不解何以得古人用心處余急于此指出得其三昧即得北宋之三昧也

做小米筆為司氏作

米家畫法品格最高得其衣鉢惟高尚書有大乘氣象元人中如方方壺郭天錫皆具體而微者也庚寅春莫夏初余在暢春入直晨光晚色諸峯隱現出沒有平淡天真之妙方信南宮遺墨得此中真髓揣摩成圖可以忘倦可以忘老諸方評論云可與北苑頡頏雖大痴山樵猶遜一格不虛也

做黃子久

為宗室柳泉作

清光咫尺五雲間，刻意臨摹且閉關。漫學痴翁求粉本，富春依舊有青山。  
大痴畫至富春長卷，筆墨可謂化工學之者，須以神遇，不以迹求。若于位置、皴染、研求成法，縱與子久形模相似，落落從上，諸大家不若是之拘也。此圖成後，偶有會心處，向上拈出平淡天真之妙，可深參而得之。

題做大痴筆

為毘陵唐益之作

要做元筆，須透宋法。宋人之法，一分不透，則元筆之趣，一分不出。毫釐千里之辨，在此。子久三昧也。益翁文章故事之餘，旁及藝事筆墨一道，亦從家學得之。

相值都門論心深，為契合。今將製錦南行，笑寫此奉贈。

做大痴秋山

大痴愛佳山水，至虞山見其頗似富春，遂僑寓二十年。湖橋酒餅至今猶傳勝事。吾谷楓林為秋山之勝，癡翁一生筆墨最得意處。所謂峯密渾厚，草木華滋，于此可見古人之匠心矣。余侍直辦公之暇，偶作此圖，有客從虞山來，遂以持贈。贊之具眼，有少分相合否。

做大痴 為錢長黃之任新安作

新安形勝地也余前至秦中驅車過洛陽渡伊洛四圍山色峻增巨石俯瞰江流曲折迤邐者數里方知大癡浮密暖翠天地巨壁二圖之妙過此而新安至矣今長黃官于茲土與崔峒寒山流水之句恰相符合可不作此為賀乎此行身在畫圖中而又領略詩意古稱花縣何以過之發軔可以卜報最也請以拙筆為左券

做黃大癡長卷

為鄭年上作

畫法莫備于宋至元人掇挾其義蘊洗發其精神實處轉鬆奇中有淡而真趣乃出四家各有真髓其中

逸致橫生天機透露大痴尤精進頭陀也余弱冠時得先大父指授方明董巨正宗法派于子久為導師今五十年矣凡用筆之抑揚頓挫用墨之濃淡枯溼可解不可解處有難以言傳者余年來漸覺有會心處悉于此卷發之藝雖不工而苦心一番甘苦自知謂我似古人我不敢信謂我不似古人我亦不敢信也究心斯道者或不以余言為河漢耳

做大癡

為漢陽守郝子希作

筆墨一道同乎性情非高曠中有真摯則性情終不出也余與子希先生論交垂三十年同思者陽襄國

時政事之暇較藝論文流連無虛日年未又同官于  
京過從為更密矣先生出守漢陽以畫扇余蹉跎年  
久終未踐約猶幸筋力未衰可以應知己之命庚寅  
秋日久雨初晴辨公稍暇鍵戶息機吮筆揮毫者數  
日方成此圖雖未敢共作家相見而解衣礪礪以研  
求之思獲蒼莽之筆間亦有得力處也因風郵寄以  
誌遠懷

做梅道人 為聖巢作

余憶戊寅冬從豫章歸溪山回抱村墟歷落頗似梅  
道人筆刺意摹倣未能夢見十餘年未心神間有令

處方信古人得力以天地為師也聖巢大弟就幕閩  
中此行為道所必經奚囊中試攜此圖渡錢塘江過  
江郎山踰仙霞嶺時一展觀亦有一二脗合處否

做大癡

畫中設色之法典用墨無異全論火候不在取色而  
在取氣故墨中有色色中有墨古人眼光直透紙背  
大約在此今人但取傅彩悅目不問節腠不入窺要  
宜其浮而不實也余作此圖偶有所感遂并數語于  
首

做大癡九峯雪霽意 為張樸園先生作

畫中雪景唐以前但取形似而已氣運生動自摩詰  
開之至宋李營邱畫法大備雪景之能事畢矣大痴  
不取刻畫平淡天真別開生面此又一變格也余于  
雪景未經攻苦諸家雖曾探索終未夢見此圖應撲  
園先生之命客冬至秋經營礧礧乘暇渲染冀得匠  
心之作而手與心違即于子久專師以宋法未合觚  
稜轉折處每為筆使何以得其三昧乎質之識者幸  
有以教我

做大癡為顧天山作号南原

余與南原年道兄訂交已十年矣南原詩文士林推

重余一見心折間一出餘技點染山水與倪黃心傳  
若合符節其天姿筆力迥異尋常畫史也篆學不輕  
示人近余始得三四石刻渾脫流麗精嚴高古無美  
不備遠宗文三橋近師顧雲美更有出藍之妙猶憶  
甲寅秋步月虎邱與雲美相遇談心甚洽囑番塔影  
園一日以二章易余便面寶惜者三十餘年正慮其  
漫漶失真得南兄重開生面方信知過于師矣南原  
酷嗜余筆因追昔年佳話促余作此圖即用新章亦  
不可不記也

做設色大癡為賈毅庵作

畫法與詩文相通必有書卷氣而後可以言畫右丞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唐宋以來悉宗之若不知其源  
流則其取夫牧豎何異也其中可以通性情敦厚鬱  
畫者不自知觀畫者得從而知之非巨眼卓識不能  
會及此矣毅庵博学好古于拙筆有癖嗜余不敢自  
任而不能卻其請為做大痴筆意其中妍媸知者自  
能辨之

### 做設色倪黃

壬辰春正望後燈事方闌料峭愈烈銜盃呵凍放筆  
作此圖似有荆關筆意而風趣用元人本色此倪黃

窠曰未能純熟脫化也傳以淺色恐益增其累耳

### 題做大痴筆

己丑年二月十一日畫歸綉文子

古人用筆意在筆先然妙處在藏鋒不露元之四家  
化渾厚為瀟灑變剛勁為和柔正藏鋒之意也子久  
尤得其要可及可到處正不可及不可到處箇中三  
昧在深參而自會之

### 送勵南湖畫冊十幅

畫雖一箬而氣合書卷道通心性非深于契合者不  
輕以此為酬酢也宋元諸家俱有源委其所授贈無  
不寄託深遠做其意者曠然有遐思焉而後可以從

事南湖先生與余同直 暢春積有歲月著作承明  
揚北風雅先生之所以自得與余之所以受教于先  
生者久欲傾倒戊子冬日值其四十懸弧之辰非平  
常祝嘏之詞所能盡也東坡詩云我從公遊非一日  
不覺青山映黃髮爰寫一冊以誌岡陵之盛云

題做萬壑松風 冊思三十幅之一

萬壑松風百難流水意在機先筆隨心止聲光閃爍  
宋人之髓溯流董巨六法如是松雪偶題莫辨朱紫  
標識輝煌千秋有美須審毫釐莫別遠迥極深研幾  
罕頭一縱 此圖以趙松雪題董宗伯遂目為趙作

識者駁之至今為疑余以為此賞鑑家之言若論畫  
法惟求宗旨何論宋元茲特取畫中之意寫出示冊  
思以見羨牆寤寐云爾

題做范華原 三十幅之一

終南亘地脈遠翠落人間馬跡隨雲轉客心入嶂間  
晴沙橫古渡榭葉滿深山領略高秋意歸來但閉關  
余癸酉秦中典試路經函谷太華直至省會仰眺  
終南山勢雄傑真百二氣象也海澱寓窗追憶此景  
輒放范華原筆意而繼之以詩

畫設色高房山 三十幅之一



房山畫法傳董米衣鉢而自成一家又在董米之外  
學者竊取機氣刻意摹倣已落後一著矣嘗讀雪竇  
頌古云江南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  
高魚化龍痴人猶岸夜塘水解此意者可以學房山  
即可以學董米也

倣松雪大年筆意為服尹作

天空浮修眉濃綠畫新就此昌黎詩也余和樹百第  
一絕句以廣其後二語有合處因倣松雪大年筆意  
并錄拙詠于後 眼飽長安花欲燃卻教愁絕路三  
千竹深處鷺啼綠翰去江南四月天

題畫倣王叔明長卷武清三弟

都城之西層峯疊翠其龍脈自太行蜿蜒而來起伏  
結聚山麓平川回環幾十里芳樹甘泉金莖紫氣瑰  
麗鬱葱 御苑在焉得茅茨土塔之意而仍有蓬萊  
閬苑之觀置身其際

盛古之遭逢也余忝列清班簪筆入直晨光夕照領  
略多年近接 禁地之清華遠眺高峯之奕秀曠然  
會心能不濡毫吮墨乎有真山水可以見真筆墨有  
真筆墨可以發真文章古人如是景行而私淑之庶  
幾其有得焉此圖經年而成頗費經營識者流覽此

中瑕瑜應有定鑑耳

康熙戊子長夏  
題于海甸寓道

題做大痴手卷

董巨畫法三昧一變而為子久張伯兩題云精進頭陀以巨然為師真深知子久者學古之家代不乏人而出藍者無幾宋元以來宗旨授受不過數人而已明季一代惟董宗伯得大痴神髓猶文起八代之衰也先奉常親炙于華亭于陟壑密林富春長卷為子久作諸粉本中探驪得珠獨閱生面余少侍先大父得聞緒論又酷嗜筆墨東塗西抹將五十年初恨不似古人今又不敢似古人然求出藍之道終不可得

也又今人多喜談設色然古人五墨法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荒率蒼莽之致非可學而至余故數年前作此長卷久弄未出今敢以公諸同好

題做淡墨雲林

做雲林筆最忌有滄文氣作意生淡又失之偏枯俱非佳境立稿時從大意看出皴染時從眼光得來庶幾于古人氣機不大相逕庭矣

題梅道人長卷

畫有五品神逸為上然神之其逸不能相兼非具有扛鼎之力貫風之巧則難至也元季梅道人傳巨然

衣鉢余見溪山無盡閣山秋霽二圖皆為得其髓者  
余初學之茫然未解既而知循序漸進之法體裁以  
正其規渲染以合其氣不懈不促不脫不粘然後筆  
力墨花油然而生令人以濃墨為能工力為上以為  
有成法此不知庵主者以為無成法亦不知庵主者  
也于此研求庶幾于神逸之門不至望洋明季惟白  
石翁最得梅道人法詩云梅花庵主墨精神七十年  
來未用真可謂深知而篤信者矣

題學思翁做子久法

董宗伯畫不類大痴而其骨格風味則純乎子久也

石谷子嘗與余言寫時不問粗細但看出進大意煩  
簡亦不拘成見任筆所之由意得情隨境生巧氣韻  
一來便止此最合先生後熟之意余作此圖以斯言  
弁其首

題趙大年 推蓬四頁之一

惠崇江南春寫田家山家之景大年畫法悉本此意  
而纖妍淡冶中更開跌宕超逸之致學者須味其筆  
墨勿但于柳暗花明中求之

題做董巨筆

畫中有董巨猶吾儒之有孔顏也余少侍先奉常并

私淑思翁近始畧得津涯方知初起處從無畫看出  
有畫卽從有畫看到無畫爲成性存存宗旨董巨得  
其全四家具體故亦稱大家

題做小米筆

山水蒼茫之變化取其神典意元章峰壘以墨運點  
積點成文呼吸濃淡進退厚薄無一非法無一執法  
觀米家畫者止知其融成一片而不知條分縷析中  
在在皆靈機也米友仁稱爲小米最得家傳結構比  
老米稍可摹擬而古秀另有風韻猶書中羲獻也宋  
太宰爲收藏名家聞有名家西余未之見爾載世兄以

同里得觀囑筆亦做米意余未經寓目古人神髓豈  
能夢見以意爲之聊博噴飯可爾

做大癡設色秋山 典向若

大痴秋山向藏京口張修羽家先奉常曾見之云氣  
運生動墨飛色化平淡天真包含奇趣爲大癡生平  
合作目所僅見

興朝以來杳不可卽如阿閃佛光一見不復再見幾  
十年間追憶祖訓回環夢寐茲就見過大痴各畫參  
以管窺之見點染成文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不至與  
痴翁大相逕庭耳

題做梅道人 與陳七

筆不用煩要取煩中之簡墨須用淡要取淡中之濃  
要于位置間架處步步得<sup>目</sup>方得元人三昧如命意  
不高眼光不到雖渲染周緻終屬隔膜梅道人濃墨  
學者甚多皆粗服亂頭揮灑以自鳴其得意于節節  
<sup>至</sup>繁處全未夢見無怪乎有墨猪之誚也已丑中秋  
乍霽新涼興會所適因作是畫并書以弁其首

做設色小米

宋元各家俱于實處取氣惟米家于虛中取氣然虛  
中之實節々有呼吸有照應靈機活潑全要于筆墨  
之外有餘不盡方無窒礙至色隨氣轉陰晴顯晦全  
從眼光體認而出最忌執一之見粗豪之筆須細參  
之

做大痴秋山

己丑九月之杪寒風迅發秋雪滿山黃葉丹楓翠巖  
森列動學士之高懷感騷人之離思正其時也余以  
清暑公冗久疏筆硯今將入直興復不淺作秋山看  
寓意 上林簪筆共湖橋縱酒處<sup>境</sup>不同而心而心跡  
則識者取其意恕其學可爾

做梅道人

貧且勞人之所惡也然為貧與勞之所役以之移性情隨意氣則與道漸遠無以表我之真樂矣余碌碌清署補衣節食忘老辨公時以典禮候直寄跡蕭寺篝燈揮灑長箋短幅不問所從來偶意古人得意處放筆為之夜分樂成欣然就寢一枕黑甜不知東方之既白矣因做梅道人筆識之

題做大痴水墨長卷

筆墨一道用意為尚而意之所至一點精神在微茫些子閒隱躍欲出大痴一生得力處全在于此畫家不解其故必曰某處是其用意某處是其著力而于

濡毫吮墨隨撥應變行乎所不得行止乎所不得止火候到而呼吸靈全幅片段自然活現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茫然未之講也疏東于六法中揣摩精進論古亦極淹博余慮其執而未化也偶來相訪而拙卷適成遂以此言告之恍然有得從此以後眼光當陵轍諸家以是言為左券

畫家總論題畫呈八叔

畫家自晉唐以來代有名家若其理趣兼到右丞始發其蘊至宋有董巨規矩準繩大備矣沿習既久傳其遺法而各見其能發其新思而各矧其格如南宋

之劉李馬夏非不驚心炫目有列畫精巧處與董巨  
老米之元氣磅礴則大小不覺迳庭矣元季趙吳興  
發藻麗于渾厚之中高房山示變化于筆墨之表與  
董巨米家精神為一家眷屬以後黃王倪吳闡發其  
旨各有言外意吳興房山之學方見祖述不虛董巨  
二米之傳益信淵源有自矣八叔父問南宗正派敢  
以是對并寫四家大意彙為一軸以作證明若可當  
諸清秘公餘擬再作兩宋兩宋為正宋全觀冀略存  
古人面目未識有合于法鑒否推蓬係宣和裱法另  
橫一紙于前并題數語此畫始于壬辰夏五至癸巳

六月竣事

做設色大痴長卷

古人長卷皆不輕作必經年累月而後告成苦心在  
是適意亦在是也昔大痴畫富春長卷經營七年而  
成想其吮毫揮筆時神與心會心與氣合行手不得  
不行止字不得不止絕無求工求奇之意而工處奇  
處斐亶于筆墨之外幾百年來神彩煥然余前日于  
司農處獲一寓目頓覺有會心處方信妙境亦無多  
子也雲徵不學畫而性喜畫每以論文之法論畫數  
學相長無倦也更喜觀余澁墨侍側竟日不移非深

知篤厚者能如是乎余故為作長卷雲微有館課余  
點染時輒未指摘微茫推求精奧余恐其妨帖括之  
功亦時成而時輟竟曆三四年之久余心思學識不  
逮古人然落筆時不肯苟且從事或者子久此子腳  
汗氣于此稍有發現乎識之以博一粲

倣王叔明為周大酉作

元畫至黃鶴山樵而一變山樵少時酷似趙吳興祖  
述輞川晚入董巨之室化出本宗體縱橫離奇莫可  
端倪其子久雲林仲圭相伯仲迹雖異而趣則同也  
今人不解其妙多作奇幻之筆愈趨而愈遠矣矣已

秋日大酉從潞河來偶談山樵筆墨真以歸諸奚囊  
周兄將為岳游携杖著屐水濱木末出是畫觀之未  
必無契合處也亦可以解好奇之惑矣

題倣大痴設色秋山

為鄒拱宸作

大痴秋山余從末之見先大父云于京口張子羽家  
曾寓目與子久生平第一數十年時移物換此畫不  
可復覩藝苑論畫亦不傳其名也癸巳九秋風高木  
落氣候蕭森拱宸將南歸余正值悲秋之際有動于  
中因名之曰倣大痴秋山不知當年真虎筆墨何如  
神韻何如但以余之筆寫余之意中間不無悠然以



遠悄然以思為秋水伊人之句可也

為凱切掌憲寫元季四家

余二年前奉

命修書畫譜見大痴論畫二十則不出宋人之法但于林下水邊沙碩木末極間中輒加尚意歸于無筆不靈無筆不趣在宋法又聞生面矣余幼學于先奉常贈公久而得其藩翰見此二十則方知子久得力處益信華亭宗伯及家奉常所傳為不虛也題做王叔明筆酷似其舅趙吳興進而學王摩詰得離奇奧突之妙晚年墨法純師董巨一變而為本家體人更

莫可端倪師之者不泥其迹務得其神要在可解不可解處若但求其形云某處如何用筆某處如何用墨造出險幻之狀以之驚人炫俗未免邈若河漢矣

題做黃鶴山樵

北宋高人三昧惟梅道人得之以其傳巨然

衣鉢也與盛子昭同里閑而居求盛畫者填門接踵庵主惟茅屋數椽閉門靜坐人有言者笑而不荅五百年來重吳而輕盛洵乎筆墨有定論也然人但知其淋漓揮灑不知其剛健而兼婀娜之致亦未思一笑之故耳題做梅道人宋元諸家各出機杼惟高士一洗陳迹空諸所有為逸品中第一非初為是法也于不

用工力之中為善用工力者所莫能及故能獨臻其妙耳董宗伯題倪畫云江南士大夫家以有無為清俗余通來苦心揣摩終未能得其神理有無清俗之言洵不虛也

題倪林

倣黃子久設色為沛翁殷大司馬

畫自家右丞以氣韻動生為主遂開南宋法派北宋董巨集其大成元高趙概四家俱宗之用意則渾樸中有超脫用筆則剛健中含婀娜不事粉飾而神彩出焉不務矜奇而精神注焉此為得本之論也沛翁以政事鉅公為風雅宗盟其識力必有大過人者每

見必憊々下問余雖鈇拙不敢自匿竭其薄技幸有以教之

倣設色大痴秋山

六法一道非惟習之為難知之為最難非惟知之為難行之為尤難也余于此中磨鍊有年方知古人成龍一幅必簡鍊以為揣摩于清剛浩氣中具有一種流麗斐亶之致非可以一蹴而至學大痴者宜深思之

倣大痴筆為翰美作 癸巳夏五月筆

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甚為古今畫家

下箴砒也大痴論畫有二十餘條亦是此意蓋山無  
定形畫不問樹高卑定位而機趣生歟染合宜而精  
神現自然平淡天真如篆如籀蕭疎宕逸無此子塵  
俗氣豈筆墨章程所能量其淺深邪輪美問畫于余  
余以此告之卽寫是圖以授之意欲于大痴心法竊  
效一二耳雖然畫家工力有不得不形似者遇事遇  
時摹擬刻畫以傳盛事方見於皇蹈厲之妙但得意  
得氣得機則無美不臻矣誰知之而誰信之輪美亦  
極于此中尚心勉旃

又做大痴設色為輪美作

大痴畫以平淡天真為主有時而傳彩燦高華流  
麗儼如松雪所以達其渾厚之意華滋之氣也段落  
高逸模寫瀟灑自有一種天機活潑隱見出沒于其  
間學者得其意而師之有何積習之染不清微細之  
惑不除乎余弱冠時得聞先贈公大父訓迄今五十  
餘年矣所學者大痴也所傳者大痴也華亭血脈金  
鍼微度在此而已因知時流雜派偽種流傳犯之為  
終身之疾不可嚮通特作此圖以授輪美知其有志  
探索又明慧過人自能為宋元大家開一生面無負  
我意勉旃勉旃

做設色倪黃 為劉懷遠作

聲音一道未嘗不與畫通音之清濁猶畫之氣韻也  
音之品節猶畫之間架也音之出落猶畫之筆墨也  
劉兄懷遠于吳中少有盛名遊于省會自齊魯而迄  
京師所至俱推絕詣余觀其為人靜深有致無刺不  
辨宮商別聲調間一出其技舉坐傾倒公卿大夫俱  
為美談非思深而力到能至此乎余性不耐與人畫  
至懷遠而不覺技癢亦宗先反後和之意也

大橫披做設色大癡為明凱功作

余于筆墨一道少成若天性本無師承誦讀之暇日

侍先大夫贈公得聞緒論久之于宋元傳授貫穿處  
胷中如有所據發之以學文推之以觀物皆用此理  
每至無可用心處問一揮灑成片幅便面每求知于  
人之心亦不吾知也甲午秋間奉命入直以草野之筆日達于

至尊之前殊出意外生平毫無寸長稍解筆墨

皇上天縱神靈鑒賞于牝牡驪黃之外及復益增惶  
悚謹導先賢遺意吾斯之未能信而已都門風雅宗  
匠所集間有知我者余不敢自誇亦不敢自棄竭其  
薄技歸之清秘以供捧腹不敢以此求名邀譽也

擬設色雲林小幅

學畫至雲林用不著一點工力有意無意之間與古  
人氣運相為合撰而已至設色更深一層不在取色  
而在取氣點染精神皆借用也推而至于別家當必  
精光四射磅礴于心手其實與著意不著意處同一  
得力學者無過用其心亦無誤用其心庶幾近之

倣倪黃設色小卷 為司民作

司民少有文譽變更擅場自了丑夏至婁館于余家  
數年余試以畫叩之若金石之于節奏林泉之于聲  
響無不應也余方知斯理可以一貫無怪乎司民之  
變所到輒傾倒也庚寅秋心楚睽閣者五年今復來

京亦學更進畫理明了不減于昔為人風雅驚座殆  
又過之以後相識滿天下見其風韻猶存恨知心之  
晚耳作是卷以贈之

倣黃鶴山樵巨幅山水 寄依文

黃鶴山樵元四家中為空前絕後之筆其初酷似其  
舅吳趙興從右丞輞川粉本得來後從董巨發出筆  
墨大源頭乃一變本家法出沒變化莫可端倪不過  
以右丞之體推董巨之用而學者拘于見聞謂山樵  
離奇天矯別有一種新裁而董巨之精神不復講求  
山樵之本領終歸烏有于是右丞之氣運生動為紙

上浮談笑聞親家去新安風雅巨擘今寓維揚意欲  
昌明斯道而慮振興之無人也飛書來問山樵筆并  
寄側理余就所見作此圖并以是語告之

題做董北苑 玉培贈司民

余從大痴入門漸有進步欲竟其學公餘輒究心董  
巨此得本莫愁末之意也先定體勢後加點染俱要  
以氣行乎其間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用筆運墨之  
間豈可以強而致踪而得邪玉培有佳紙藏弃數年  
出以索畫余亦經營經歲垂成而忽歸司民謙素輒  
轉各有所屬不可不紀其始

畫

論

畫論

秀水張 庚浦山著

論筆

錢香樹論作文日用筆須重重則厚而古此語深得  
文之三昧余謂畫亦如是王麓臺自題秋山晴爽圖  
云不在古法不在我手而又不出古法我手之外筆  
端金剛杵在腕盡習氣香樹所謂重即金剛杵之意  
也溫紀堂亦云我師每一下筆腕臂皆力觀三君之  
言可得用筆之故矣雖然余嘗見古人真蹟其勾勒  
山石輪廓用筆細軟亦似輕浮而嫩然氣魄湛厚不

可言然則用筆又不獨在重矣蓋古人之神化不可方物也在初學終當以重為入門之要

### 論墨

墨不論濃淡乾溼要不帶半點煙火食氣斯為極致麓臺云董思翁之筆猶人所能其用墨之鮮彩一片清光奕然動人仙矣豈人力所得而辨又嘗見思翁自題畫冊亦云我以筆墨遊戲近來遂有董畫之目不知此種墨法乃是董家真面目又草書手卷有云人但知畫有墨氣不知字亦有墨氣可見文敏自信處亦只是墨故凡用墨不必遠求古人能得董氏之

意便超矣

### 論品格

古人有云畫要士夫氣此言品格也第今之論士夫氣者惟以乾筆儉墨當之一見設重色者即斥之為畫匠是皆強作解事者古人如王右丞大小李將軍王都尉文湖州趙令穰趙承旨俱以青綠見長亦可謂之畫匠耶蓋品格之高下不在乎迹在乎意知其意者雖青綠泥金亦未可儕之于院體况可目之為匠耶不知其意則雖出倪入黃猶然俗品所謂意者若何猶作文者當求古人立言之旨



論氣韻

氣韻有發於墨者、有發於筆者、有發於意者、有發於無意者、發於無意者為上、發於意者次之、發於筆者又次之、發於墨者下矣、何謂發於墨者、既就輪廓以墨點染、渲暈而成者是也、何謂發於筆者、乾筆皴擦力透而光自浮者是也、何謂發於意者、走筆運墨我欲如是而得如是、若疎密多寡、濃淡乾潤、各得其當是也、何謂發於無意者、當其凝神注想、流盼運腕、初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是也、謂之為足則實未足、謂之未足則又無可增加、獨得於筆情墨趣之外、蓋天機之勃露也、然惟靜者能先知之、稍遲、未有不汨於意而沒於筆墨者。

論性情

揚子雲曰、書心畫也、心畫形而人之邪正分焉、畫於書一源亦心畫也、握管者可不念乎、嘗觀古人之畫而有所疑、及論其世、乃敢自信為非過、因益信揚子之說為不誣、試卽有元諸家論之、大癡為人垣易而灑落、故其畫平淡而沖濡、在諸家最醇、梅花道人孤高而清介、故其畫危聳而英俊、倪雲林則一味絕俗、故其畫蕭遠、隋逸、刊畫彫華、若王叔明未免貪榮附

熟故其畫近于蹊。趙文敏大節不惜，故書畫皆嫵媚而帶俗氣。若徐幼文之廉潔雅尚，陸天游方方壺之超然物外，宜其超脫絕塵，不囿於畦畛也。記云：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其是之謂乎。

### 論工夫

畫雖藝事，亦有下學上達之工夫。下學者，山石水木有當然之法，始則求其山石水木之當然，不敢率意妄作，不敢師心立異，循循乎古人規矩之中，不失毫芒。久之而得其當然之故矣。又久之而得其所以然之故矣。得其所以然，而化可幾焉。至于能化則雖猶

是山石水木，而識者視之，必曰：藝也。進乎道矣。此上達也。今之學者，甫執筆而即講超脫，我不知其何說也。

### 論入門

人之稟質，固有敏鈍之殊。然其資始資生一也。豈鈍者性命有不正之乎？惟是習氣之誤，傷不淺耳。故入門之路，不可不慎。一失足，則習氣浸淫于骨髓。後雖悔悟而欲盡剔之，亦難盡去。一方每有一方之習，學者生於是，長於是，所見所聞不過是。古人真蹟又不得見，即得見一二，又不肯虛心體認，而於古人之論

說復不肖靜參而默會所以攻苦一生而訖於無成蓋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虛衷集益烏能拔俗至若以畫為生涯者不過求媚於俗目以博多金耳亦何足與言習氣

### 論取資

法固要取于古人然所資者不可不求諸活潑潑地若死守舊本終無出路古人之畫之妙不過理明而氣順試觀天之生物如山川草木人之置物如屋宇橋渡何一非理何一無氣離是二者則無物矣故一舉目間莫非佳畫也要在能取其意以會於古人筆

墨耳華亭云山行遇古樹須四面觀者蓋樹有此面不入畫而彼面入畫者卽此意也不寧惟是卽業之不及我者亦有天機偶露之一節未嘗不可以啓我之聰明豈可以其不如而一槩漫然置之又如古蹟質本筆墨氣韻雖不似而位置猶是古人之經營也亦當略其短而取其長如是則大小不遺而見聞日益有不在右逢源乎

### 總論

畫分南北始於唐世然未有以地別為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是派也始於戴進成於藍瑛其失蓋

有四焉。曰硬。曰板。曰秃。曰拙。松江派。國朝始有。蓋沿董文敏。趙文度。惲溫之習。漸卽於纖軟甜賴矣。金陵之派有二。一類浙。一類松江。新安自浙師以雲林法見長。人多趨之。不失之結。卽失之疏。是亦一派也。羅飯牛崛起寧都。挾所能而遊省會。名動公卿士夫。學者於是多宗之。近謂之西江派。蓋失在易而滑。閩人失之濃濁。北地失之重拙之數者。其初未嘗不各自名家。而傳倣漸陵夷耳。此國初以來之大槩也。其能不囿於習而追蹤古蹟。參席前賢。為後世法者。麓臺其庶乎。若石谷非不極其能事。終不免作家習。

氣



畫語錄

蒼梧釋元濟石濤著

一畫章第一

太古無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於何立。立於一畫。一畫者象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於神藏。用於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象法也。夫畫者。從於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錯。鳥獸草木之性情。池榭樓臺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盡其態。終未得一畫之洪規也。行遠登高。悉起膚寸。此一畫收盡鴻

濛之外卽億萬萬筆墨未有不始於此而終於此惟  
聽人之握取之耳人能以一畫具體而微意明筆透  
腕不虛則畫非是畫非是則腕不靈動之以旋潤之  
以轉居之以曠出如截入如揭能圓能方能直能曲  
能上能下左右均齊凸凹突兀斷截橫斜如水之就  
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髮強也用無不神而  
法無不貫也理無不入而態無不盡也信手一揮山  
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臺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  
情摹景顯露隱含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  
用蓋自太朴散而一畫之法立矣一畫之法立而萬

物著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了法章第二

規矩者方圓之極則也天地者規矩之運行也世知  
有規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轉之義此天地之縛人於  
法人之役法於蒙難攘先天後天之法終不得其理  
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爲法障之也古今  
法障不了由一畫之理不明一畫明則障不在目而  
畫可從心畫從心而障自遠矣夫畫者形天地萬物  
者也舍筆墨其何以形之哉墨受於天濃淡枯潤隨  
之筆操於人勾皴烘染隨之古之人未嘗不以法爲

也無法則於世無限焉是一畫者非無限而限之也  
非有法而限之也法無障障無法法自畫生障自畫  
退法障不參而乾旋坤轉之義得矣畫道彰矣一畫  
了矣

變化章第三

古者識之具也化者識其具而弗為也具古以化未  
見夫人也嘗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之也識拘於  
似則不廣故君子惟借古以開今也又曰至人無法  
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為至法凡事有經必有權有  
法必有化一知其經即變其權一知其法即功於化

夫畫天下變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英也古今  
造物之陶冶也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  
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今人不明乎此動則曰某家  
皴點可以立腳非似某家山水不能傳久某家清澹  
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祇足娛人是為某家役  
非某家為我用也縱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殘羹耳於  
我何有哉或有謂余曰某家博我也某家約我也我  
將於何門戶於何階級於何比擬於何効驗於何點  
染於何鞞皴於何形勢能使我即古而古即我如是  
者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我之為我自我在古



之鬚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縱有時觸者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於古何師而不化之有

尊受章第四

受與識先受而後識也識然後受非受也古今至明之士藉其誠而發其所受知其受而發其所識不過一事之能其小受小識也未能識一畫之權擴而大之也夫一畫含萬物於中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然貴乎

人能尊得其受而不尊自棄也得其畫而不化自縛也夫受畫者必尊而守之彊而用之無閒於外無息於內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之也

筆墨章第五

古之人有有筆有墨者亦有有筆無墨者亦有有墨無筆者亦山川之限於一偏而人之賦受不齊也墨之濺筆也以靈筆之運墨也以神墨亦蒙養不靈筆非生活不神能受蒙養之靈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無筆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變蒙養之靈是有筆

無墨也山川萬物之具體有反有正有偏有側有聚有散有近有遠有內有外有虛有實有斷有連有層次有剝落有丰致有飄渺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萬物之蘊靈於人因人操此蒙養生活之權苟非其然焉能使筆墨之下有胎有骨有閎有合有體有用有形有勢有拱有立有蹲跳有潛伏有衝霄有崩劣有磅礴有嵯峨有嶙峋有奇峭有險峻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

運腕章第六

或曰繪譜畫訓章章發明用筆用墨處處精細自古

以來從未有山海之形勢駕諸空言託之同好想大滌子性分太高世外立法不屑從淺近處下手耶異哉斯言也受之於遠得之最近識之於近役之於遠一畫者字畫下手之淺近工丈也變畫者用筆用墨之淺近法度也山海者一邱一壑之淺近張本也形勢者鞞鍔之淺近綱領也苟徒知方隅之識則有方隅之張本譬如方隅中有山焉有峯焉斯人也得之一山終始圖之得之一峯始終不變是山也是峯也轉使脫翫雕鑿於斯人之手可乎不可乎且也形勢不變徒知鞞鍔之皮毛畫法不變徒知形勢之拘泥

蒙養不齊徒知山川之結列山林不備徒知張本之  
空虛欲化此四者必先從運腕入手也腕若虛靈則  
畫能折變筆如截揭則形不癡蒙腕受實則沈著透  
徹腕受虛則飛舞悠揚腕受正則中直鋒藏腕受仄  
則欹斜盡致腕受疾則操縱得勢腕受遲則拱揖有  
情腕受化則渾合自然腕受變則陸離譎怪腕受奇  
則神工鬼斧腕受神則川嶽蕩靈

網緼章第七

筆與墨會是為網緼網緼不分是為混沌闢混沌者  
舍一畫而誰耶畫於山則靈之畫於水則動之畫於

林則生之畫於人則逸之得筆墨之會解網緼之分  
作闢混沌手傳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不  
可雕鑿不可板腐不可沈泥不可牽連不可脫節不  
可無理在於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  
幅上換去毛骨混沌裏放出光明縱使筆不筆墨不  
墨畫不畫自有我在蓋以運夫墨非墨運也操夫筆  
非筆操也脫夫胎非胎脫也自一以示萬自萬以治  
一化一而成網緼天下之能事畢矣

山川章第八

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質也得筆墨之法者山川之

飾也知其飾而非理其理危矣知其質而非法其法  
微矣是故古人知其微危必獲於一一有不明則萬  
物障一無不明則萬物齊畫之理筆之法不過天地  
之質與飾也山川天地之形勢也風雨晦明山川之  
氣象也疎密深遠山川之約徑也縱橫吞吐山川之  
節奏也陰陽濃淡山川之凝神也水雲聚散山川之  
聯屬也躡跳向背山川之行藏也高明者天之權也  
博厚者地之衡也風雲者天之束縛山川也水石者  
地之激躍山川也非天地之權衡不能變化山川之  
不測虽風雲之束縛不能等九區之山川於同模雖

水石之激躍不能別山川之形勢於筆端且山水之  
大廣土千里結雲萬里羅峯列嶂以一管窺之即飛  
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畫測之即可參天地之化育  
也測山川之形勢度地土之廣遠審峯嶂之疎密識  
雲煙之蒙昧正踞千里邪睨萬重統歸於天之權地  
之衡也天有此權能變山川之精靈地有是衡能運  
山川之氣脈我有此一畫能貫山川之形神此予五  
十年前未脫胎於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  
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予  
也予脫胎於山川也搜盡奇峯打草橐也山川與予

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於大滌也

皴法章第九

筆之於皴也開生面也山之為形萬狀則其開面非一端世人知其皴失却生面縱使皴也於山乎何有或石或土徒寫其石與土比方偶之皴也非山川自具之皴也如山川自具之皴則有峯名各異體奇面生具狀不等故皴法自別有捲雲皴劈谷皴披麻皴解索皴鬼面皴骷髏皴亂柴皴芝麻皴金碧皴玉屑皴彈窩皴礮頭皴沒骨皴皆是皴也必因峯之體異峯之面生峯與皴合皴自峯生峯不能變皴之體用

皴却能資峯之形聲不得其峯何以變不得其皴何以現峯之變與不變在於皴之現與不現皴有是名峯亦有是知如天柱峯明星峯蓮花峯仙人峯五老峯七賢峯雲臺峯天馬峯獅子峯蛾眉峯琅琊峯金輪峯香爐峯小華峯正練峯回雁峯是峯也居其形是皴也開其面然於運墨操筆之時又何待有峯皴之見一畫落紙象畫隨之一理纔具象理付之審一畫之未去達象理之範圍山川之形勢得定古今之皴法不殊山川之形勢在畫畫之蒙養在墨墨之生活在操操之作用在持善操運者內實而外空因受

一畫之理而應諸萬方所以毫無悖謬亦有內空而外實者因法之化不假思索外形已具而內不載也是故古之人虛實中度內外合操畫法變備無疵無病得蒙養之靈運用之神正則正反則反偏側則偏若夫面牆塵蔽而物障有不<sup>正</sup>憎於造物者乎

境界章第十

分疆三疊兩段似乎山水之失然有不失之者如自然分疆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是也每每寫山水如闢闔分破毫無生活見之即知分疆三疊者一層地二層樹三層山望之何分遠近寫此三疊奚翅

印刺兩段者景在下山在上俗以雲在中分明隔做兩段為是三者先要貫通一氣不可拘泥分疆三疊兩段偏要突手作用纔見筆力即入千峯萬壑俱與俗迹為此三者入神則於細碎有失亦不礙矣

蹊徑章第十一

寫畫有蹊徑六則對景不對山對山不對景倒景借景截斷險峻此六則者須辨明之對景不對山者山之古貌如冬景界如春此對景不對山也樹木古朴如冬其山如春此對山不對景也如樹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皆倒景也如空山杳冥與物生態借

以疎柳嫩竹橋梁草閣此借景也截斷者無塵俗之境山水樹木翦頭去尾筆筆處處皆以截斷之法非至鬆之筆莫能入也險峻者人迹不能到無路可入也如島山渤海蓬萊方壺非仙人莫居非立人可測此山海之險峻也若以畫畚險峻只在峭峯懸崖棧直崎嶇之險耳須見筆力是妙

林木章第十二

古人寫樹或三株五株九株十株令其反正陰陽各自面目參差高下生動有致吾寫松栢古槐古檜之法如三五株其勢似英雄起舞佻仰蹲立踟躕排宕

或硬或軟運筆運腕大都多以寫石之法寫之五指四指三指皆隨其腕轉與肘伸去縮來齊並一力其運筆極重處却須飛提紙上消去猛氣所以或濃或淡虛而靈空而妙大山亦如此法餘者不足用生辣中求破碎之相比不說之說矣

海濤章第十三

海有洪流山有潛伏海有吞吐山有拱揖海能薦靈山能脈運山有層巒疊嶂邃谷深崖巒岿突兀嵐氣霧露煙雲畢至猶如海之洪流海之吞吐此非海之薦靈亦山之自居於海也海亦能自居於山也海之

汪洋海之含泓海之激竅海之啓樓雉氣海之鯨躍  
龍騰海潮如峯海汐如嶺此海之自居於山也非山  
之自居於海也山海自居若是而人亦有目視之者  
如瀛洲閩苑弱水蓬萊元圃方壺縱使棋布星分亦  
可以水源龍脈推而知之若得之於海失之於山得  
之於山失之於海是人妄受之也我之受也山即海  
也海即山也山海而知我受也皆在人一筆一墨之  
風流也

四時章第十四

凡寫四時之景風味不同陰晴各異審時度候為之

古人寄景於詩其春日每同沙草發長共水雲連其  
夏曰樹下地常蔭水邊風最涼其秋曰寒城一以眺  
平楚正蒼然其冬曰路渺筆先到地寒墨更圓亦有  
冬不正令者其詩曰空慳天欠冷年近日添長雖值  
冬似無寒意亦有詩曰殘年日易曉夾雪兩天晴以  
二詩論畫欠冷添長易曉夾雪暮之不獨於冬推於  
三時各隨其令亦有半晴半陰者如片雲明月暗斜  
日雨邊晴亦有似晴似陰者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  
陰予拈詩意以為畫意未有景不隨時者滿目雲山  
隨時而變以此哦之可知畫即詩中意詩非畫裏禪



乎

遠塵章第十五

人為物蔽則與塵交人為物使則心受勞勞心於刻畫而自毀蔽塵於筆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損無益終不快其心也我則物隨物蔽塵隨塵交則心不勞心不勞則有畫矣畫乃人之所有一畫人所未有夫畫貴乎思思其一則心有所著而快所以畫則精微之入不可測矣想古人未必言此特深發之

脫俗章第十六

愚者與俗同譏愚不蒙則智俗不濺則清俗因愚受

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不達不能不明達則變明則化受事則無形治形則無迹運墨如已成操筆如無為尺幅管天地山川萬物而心淡若無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

兼字章第十七

墨能栽培山川之形筆能傾覆山川之勢未可以一邱一壑而限量之也古今人物無不細悉必使墨海抱負筆山駕馭然後廣其用所以八極之表九土之變五嶽之尊四海之廣放之無外收之無內世不執法天不執能不但其顯於畫而又顯於字字與字者

其具兩端其功一體一畫者字畫先有之根本也字畫者一畫後天之經權也能知經權而忘一畫之本者是由子孫而失其宗支也能知古今不泯而忘其功之不在人者亦由百物而失其天之授也天能授人以法不能授人以功天能授人以畫不能授人以變人或棄法以伐功人或離畫以務變是天之不在於人雖有字畫亦不傳焉天之授人也因其可授而授之亦有大知而大授小知而小授也所以古今字畫本之天而全之人也自天之有所授而人之大知小知者皆莫不有字畫之法存焉而又得偏廣者也

我故有兼字之論也

資任章第十八

古之人寄興於筆墨假道於山川不化而應化無為而有為身不炫而名立因有蒙養之功生活之操載之寰宇已受山川之質也以墨運觀之則受蒙養之任以筆操觀之則受生活之任以山川觀之則受胎骨之任以鞞斂觀之則受畫變之任以滄海觀之則受天地之任以坳堂觀之則受須臾之任以無為觀之則受有為之任以一畫觀之則受萬畫之任以虛腕觀之則受穎脫之任有是任者必先資其任之所

任然後可以施之於筆如不資之則局隘淺陋有不  
任其任之所為且天之任於山無窮山之得體也以  
位山之虜靈也以神山之變幻也以化山之蒙養也  
以仁山之縱衡也以動山之潛伏也以靜山之拱揖  
也以禮山之紆徐也以和山之環聚也以謹山之虛  
靈也以智山之純秀也以文山之蹲跳也以武山之  
峻厲也以險山之逼漢也以高山之渾厚也以洪山  
之淺近也以小此山天之任而任非山受任以任天  
也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也由此推  
之此山自任而任也不能遷山之任而任也是以仁

者不遷於仁而樂山也山有是任水豈無任耶水非  
無為而無任也夫水汪洋廣澤也以德卑下循禮也  
以義潮汐不息也以道決行激躍也以勇滌洄平一  
也以法盈遠通達也以察沁泓鮮潔也以善折旋朝  
東也以志其水見任於瀛潮溟渤之間者非此素行  
其任則又何能周於天下之山川通天下之血脈乎  
人之所任於山不任於水者是猶沈於滄海而不知  
其岸也亦猶岸之不知有滄海也是故智者知其畔  
岸逝於川上聽於源泉而樂水也非山之任不足以  
見天下之廣非水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大非山之

任水不足以見乎周流非水之任山不足以見乎環抱山水之任不著則周流環抱無由周流環抱不著則蒙養生活無方蒙養生活有操則周流環抱有由周流環抱有由則山水之任息矣吾人之任山水也任不在廣則任其可制任不在多則任其可易非易不能任多非制不能任廣任不在筆則任其可傳任不在墨則任其可受任不在山則任其可靜任不在水則任其可動任不在古則任其無荒任不在今則任其無障是以古今不亂筆墨常存因其浹洽斯任而已矣然則此任者誠蒙養生活之理以一治萬以

萬治一不任於山不任於水不任於筆墨不任於古今不任於聖人是任也是有其資也

宋王孫趙彝齋者其品峻絕千古其畫妙絕一世品不以畫重而畫益以品重也宋亡隱居廣陳鎮山水之外別無興趣詩酒之外別無寄託田夫野老之外別無知契孤昂肅潔之操如雲中之龍雪中之鶴不可昵近者也乃今之大滌非昔之彝齋乎其人同其行同其履變也無不同蓋彝齋之後復一彝齋數百歲下可以嗣芳徽可以並函躅矣兩先生之隱德吾知頡頏西山之餓夫固然耳且

其浩々落落之懷一皆寓於筆墨之際所謂品高者  
韻自勝焉吾觀大滌子論畫鈞元挾奧獨抒胸臆  
文乃簡質古峭莫可端倪直是一子海內不乏解  
人當不以吾言為河漢也雍正六年戊申秋七月  
廬邱生張沅書於江上之畏廬

畫畫精  
意識

圖畫精意識

秀水張庚浦山著

王右丞江干雪霽圖

摩詰江干雪霽圖長四尺寬尺五寸起手寫山家壘  
石圍牆環以古木前臨田隴後倚叢山山外作江汜  
村落村外則江景矣凡三層每層以高峯峻嶺插于  
兩旁與江上遠山相映帶故景雖碎而氣脈一貫最  
妙在第二層江汜村落得脫卸之法與行文同一機  
緘山家左側少後松間山路點綴小車肩輿及擔夫  
等古木下居人引童子間望蓋寫霽後居者行者之

情景據此宜題雪霽行旅而曰江干雪霽者以通幅之妙全在上半江山烟霧得霽景之神耳亦猶文章之虛寫實寫也至其處處節奏之微難以名言

吳道子文殊像

吾禾天寧寺妙隱房僧藏吳道子文殊像絹本面如滿月眉目疏朗披髮跣足身挂椶衣手捧貝葉獨立右向設色甚淡不署名左方有趙文敏題右吳道子文殊像一尊奉上本師中峯老函丈供養弟子趙孟頫共二十五字故知為吳生筆觀其體度服飾古雅渾樸非後人所能或云即趙氏所臨

黃荃杜鵑花圖

黃叔要杜鵑花圖全樹上下四旁均露花約百十餘反正欹側各極其態望之蒸蒸若火樹極平淡中極奇壯極樸實中極幻化一言以蔽之曰真舊為吳門朱吾庵所藏後歸宋漫堂

洪谷子秋巖蕭寺圖

荆浩秋巖蕭寺圖下截古木巨石上截峭崖高聳中幅枯林古刹山門臨水而以雲氣烘斷高曠之致不易得也後讀洪谷子詩有筆尖寒樹瘦墨淡野雲輕句方悟其神韻所生

關仝太行山色圖

關仝太行山色圖層麓危巒雄俊奇偉真是北地山勢與巨然輩寫江南景絕然不同起處即作蒼麓小樹密叢靡縵覆蓋從山腰寫起也最妙于麓旁突插一巨巖下以雲樹接住全幅占勝在此

李營邱山陰泛雪圖

李咸熙山陰泛雪圖絹本婁東王奉常以五百金購得之余在清暉閣獲睹急臨一本歸曾為友人周司馬象益胡觀察韭溪及門當湖何夢源各寫一本是圖祇兩截以平淡為雄奇以淺近為深奧諸法具備

真畫苑名程為詳述其法好古者覽之或可意擬下方九角大石三塊並置畧作參差石上用醮墨作枯木一林一株橫臥于中得縱橫法枝皆鷹爪石鱗以夾葉小樹朱點生色極邊疊大石一筆與三石相應極有勢石側林腰露一斂角傍襯疎竹又以疎樹枝虛筆領起此為第一截結構之密隔溪沙岸小枯木五六株不多著筆岸沙半隱林內不設色不點苔岸上雲氣烘斷內一山當中而起只作兩層上層分三疊下層則否向右側落一小峯與大山相承下接岸上小枯木得脫卸法而于峯頂作兩松凌空最得起



伏法山之左腋瀑布一道下面不出水口以林屋蔽之也上幅只一筆作高峰山包裹頂勢與主山相通全幅得氣得勢在此一筆最得結束法尤妙在亦不設色不點苔最得輕重照應法此第二截結構也溪中一舟漾于林下一人幅巾朱衣坐艙中榜人蓑笠而搖橈此點題也其設色法以赭為地上留雪痕再用淡墨入苔綠染然後罩染石綠復以墨綠染之其凹側處畧染石青其雪痕處以粉點雪樹枝及苔俱以粉勾粉點總言之不過一卸一皴勢已重深勾勒不多形極層疊皴擦甚少骨幹自堅設色至薄氣暈

沉鬱然此猶可以名言至其一片清寂嚴冷之況令觀者肌欲生粟神矣化矣余之得窺營邱之門者由此圖也且悟右丞之法蓋李出自王也

范中立秋山行旅圖

縮本

秋山行旅圖范華源巨障縮本也一大山寬居幅五之四高居幅之半不襯遠山蓋無隙可容矣亦山高極不能再見他山也偉然屹然嵐氣丰茸沈厚山顛樹木茂密望之令人氣壯大觀也其下大石二並置俱作兩層石後大路橫亘不作曲折路上蹇驢絡繹大樹行列樹頂山寺湧出路旁小石臺臺上叢木與

大山承接山右掖瀑水幽深而出直瀉而下作萬丈之勢而以山寺殿將隱住九掖小山兩層承大山畧烘斷下有曲澗危橋密林亂石若有徑在石臺後通山寺者構局如此空前絕後矣設色以赭用淡墨入苦綠染之樹多夾葉

輞川圖

摩詰輞川圖真蹟不得見見郭忠恕復本然是贗本非忠恕真蹟觀其勾勒皴擦及雙勾夾葉俱有筆意設青綠亦冲和蓋出是好手故猶有可取後見元人盛子昭本變原本直致為縱橫又見明人宋石門本

用黃鶴山樵法更變盛本而精密之叢山峻嶺幽深與折密林曲院窈窕清間雲影嵐光沙痕水氣各極其致可謂後來居上矣原本起輞水結漆園盛本結辛夷塢塢前多鹿苑寺母塔墳宋本與原本同

陳風圖

馬和之陳風圖補陳詩宛邱十篇圖也筆極灑脫人身長不過六七分衣摺純以焦墨作蚪蚪文蓋已變吳生蘭葉法矣此為近日畫家所不知創見者鮮不怪也十圖俱有意衡門一篇尤佳按雲林清閔閣所藏有和之小雅六篇圖又名畫大觀冊有馬和之代

木圖六法英華冊有馬和之鷄奔圖定中國千旋圖  
載馳圖益和之全詩皆有圖惜都散失今所傳者惟  
此典豸風圖猶全嘗攷譜晉衛協有毛詩北風黍離  
二圖南北朝宋陸探微有毛詩新臺圖然則和之所  
畫為摹古亦未可知今藏商邱宋氏

谿山春曉圖

谿山春曉圖卷亦宋氏所藏為僧惠崇所作筆情墨  
法類趙令穰惠在趙前則知趙自惠出也是卷烘染  
清麗筆意秀潤山巔水涓石上林間點綴禽鳥甚工  
真有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光景安得不移人情

因憶東坡題惠崇春江小景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  
江水暖鴨先知蒹葭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以茲圖筆法逆取詩意則春江小景可擬矣

趙伯驥溪山雲岫圖

趙希遠溪山雲岫圖卷山石不多皴全以青綠染出  
勾雲粉染林屋人物等入手處稍大以後漸小自近  
而遠也人物眉目極清秀草木蔥蔚清濃希遠出自  
李昭道茅不用泥金此種畫法惟仇實父能繼之

巨然長江萬里圖卷

長江萬里圖卷高尺餘長約二丈巨然真蹟也前改

五六尺為叢山後谷曲壑深林山家幽絕臨江以兩  
峯鎖任隱以佛屋蓋山巒重疊故用雙收不然則單  
弱矣以後皆江景一路平山遠沙煙樹水竹掩映江  
村漁舍浴鳧飛鷺小艇斷槎點綴于荻洲蓼汜間江  
波浩淼隱隱無際而帆檣遠逝若頃刻千里令觀者  
有浮宅之思嗚呼謂筆有化工恐未足以盡也

董北苑夏山行旅圖

北苑夏山行旅圖起手作松林林上大山從左而起  
轉過山脚又作雜樹一林極茂密林上接一王山山  
之兩旁畧用晴靄虛吸布局只一開合而氣體雄渾

沈厚總以平中見奇所以不可及至一種炎歎鬱蒸  
之氣真有鎔金爍石之繁更不在點綴行人袒臂搖  
蒲葵而後見也非筆參造化者不能其山路逶迤入  
深處的是大道

換鶯圖

換鶯圖小單條紙本約長三尺餘寬尺餘粗筆水墨  
不署名亦無因章不知何人所作右方畫一石壁壁  
下小橋流水右軍昂首童童子抱鶯隨之度橋而  
去左方中幅于石壁旁畫桐樹一株桐下一道士欣  
笑雙手于石臺上收卷書紙兩人絕不照應各寫其

滿願態情景逼真神品也畫家須具此等思致方許  
畫古人事蹟然此圖是從李青蓮詩書罷籠鶯去何  
曾辭主人兩句悟出故善畫者必善讀書也李公麟  
為黃涪翁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  
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  
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典是圖同一妙  
會不然則有如東坡題右軍所繪因云余觀榻上偃  
蹇者定不解書蘭亭序也右軍在會稽時桓溫求側  
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必有崑壑之  
姿耳作畫者請于此參悟

米友仁山水卷

小米山水小卷長二尺餘高不及尺瘦松破屋面對  
雲山溪沙清遠蘆葦蕭疎用筆粗而不率神氣超越  
不愧神品後有倪雲林詩結屋政臨流水開門巧對  
長松為待神芝三秀移居葦葢西峯舟泊溪流曲曲  
鳥啼煙樹重重獸思白鶴遺址好居五老雲峯至正  
甲申中秋東海倪瓚又有吳龍菴跋是卷在玉川陳  
氏其婦孀居貧甚將售時余館其伯氏家留玩旬日  
無力以得其僕取歸持往揚州售之

宮城避暑圖

凡畫人物惟屋宇最難為其板也宋人宮娥避暑因  
作桐樹兩株以密葉隱蔽其檐棂而于桐陰踈處露  
一鐵馬下畫此暗寫法也若上無屋檐則下之階紀  
無著有之則又落板俗惟此最為得法凡作畫與作  
詩又同一經營布置大有手法苟恐作聰明者又流  
入小家墮惡道耳此處正是索解人不得

密雪捕魚圖

李成熙密雪捕魚圖為吳門朱吾菴所藏今歸商邱  
宋氏

三白圖

三白圖一白鷹攫一夭鷲而下下以飛白寫蘆葉王  
晉卿筆也鷹與天鷲皆粉勻粉染極工細鷹爪鷲頭  
之際以脂點血痕

董北苑風雨出壑圖

縮本

風雨出壑圖北苑筆也重雲滂沱起蟠高峯而上浮壑  
龍乘之以升山勢岌岌欲崩其下松林霍靡有山木  
盡亞洪濤風之勢通幅昏黑杳冥森然怕人

嵩山草堂圖

盧鴻乙嵩山草堂圖見惲正叔摩挲本乾筆瘦墨而膏  
潤無窮已肇元人法矣

王右軍書扇圖

黃荃右軍書扇圖巨幅不作山石惟畫大樹兩林左  
四株以一松為主右三株以一夾葉樹為主餘皆雜  
點兩林對起樹頂相接陰森沉穠觀之令人起舞零  
之想樹下寫右軍與蕺山老嫗及隨從人此種布置  
非後人所夢見黃鼎曹臨之鼎不善作人物故寫右  
軍有酒肉氣大失清真瀟灑之度

泥金獅子圖

獅圖絹本高四尺餘寬二尺餘大獅一小獅二純用  
泥金畫出長毛細穠無不盡致旁以墨筆作大樹藤

蘿纏之藤葉雙勾填大青綠藤與樹俱用泥金隨墨  
筆勾醒上寫一山如屏以雲氣烘住亦設大青綠無  
款無題蓋宋時官本也余在滿城時購得寶玩甚至  
為友人借看不還

夏山欲雨圖

巨然夏山欲雨長卷其妙處已備于瞿昆湖跋然其  
布局之層次點題之入化猶未及也余特詳著之以  
為學者進一解起手浦澌水村以漸入山猶為晴景  
間有雲氣亦是晴靄至中段山深處寫一村落極稠  
密對面一山只一筆勾出山頂其坡路沙脚間點以

密林餘皆空白烘染作雲氣望之儼然溪雲一縷從  
密林中透起瀟灑霽蒙蓋一山而村落居人猶往  
來不斷確是長夏暴雨將興之概此等點題從來名  
家未有也于極尋常境中現出奇觀如此自是而後  
純寫雨景矣其次茅之精密超絕吾不知其若何經  
營慘澹也筆力險勁圓厚直是書家所謂畫沙印泥  
入木三分豈淺學所能窺見在巨師生平亦不多得  
昆湖以為從禪定中現出阿僧祇法界良不誣耳

黃大癡夏山圖

井西先人夏山圖全學北苑山巒層疊迤邐而進山

脚村落沙水幽深林木蒼鬱頂上一山包裹不作小  
樹亦不點苔只以披麻皴皴出用墨水渲染尤為人  
所不能大癡生平佳構甚多要以此為第一蓋平淡  
之極致也所以為難大癡自題云董北苑夏山圖景  
在文敏公所時時見之入目著心後為好事者取去  
不可復見然而極力追憶至形夢寐它日游姑蘇與  
友人作此追想模範盡意為之畧得彷彿挂一漏萬  
今歸之叔明獲在收藏之列但可睹其意思而□想  
像其根源耳然而今先甚目力昏花又不復能作矣  
時至正壬午首夏望日大癡道人書



浮嵐暖翠圖

黃大癡自號一峯蓋寓己之作畫以一峯見奇也獨浮嵐暖翠危峯與平岡對峙而岡之上復闢一池水閣山館窳窳相通幅數極層疊厚重而下方起手處只作淺坡承載此皆古人見力量處學者須識此等用意則下筆自矜奇矣

秋林書屋圖

大癡秋林書屋圖小幅寬一尺長三尺餘樹石窳窳屋宇深藏而處處透露中幅有危石聳峙樹端石上兩小松亭亭煙靄中翠色欲滴其上幅結頂以重臺

橫巨瀉幅尤為超卓臺之左邊以小側臺提起總欲透露不肯一筆平直也後以淡青水染遠山包裹相映筆意秀潤設色冲淡神完氣足不得不推為神品惜為俗夫久張間屋為遊蜂所蝕而重装漢人又無吳門顧氏之能以致駁痕顯突觀者生厭然大癡精神終不沒即足以徵其筆墨之沈厚矣商邱陳納言勉夫獨能賞琴材于既爨之餘猶以重價購之出示余為染其駁痕補其缺處庶為全斂耳○是圖勾勒山石筆細而淡近于弱嫩而氣極沈穩堅厚以是知麓臺所云筆端金剛杵非篤論矣

良常山館圖

大癡良常山館圖茂密極矣而不塞實者以層臺橫  
閣于中也至中幅以上竟作一太平臺凌空陡立左  
掖小臺平側雜出右旁則一筆自顛直落帶皴連染  
混淪峭拔作壁立千尋之勢此種魄力足以知其不  
可一世土苴軒冕襟懷兩邊幅小山畧為映帶通幅  
不點苔不寫小刺杉別開生面也之學大癡者不知  
也王石谷云此幅若點苔便成麻臉矣

陡壑密林圖

大癡名圖皆滿茂獨陡壑密林圖以清疎見長王石

谷曾臨一本甚珍惜後為吳漁山借去屢索不還遂  
絕交

天池石壁圖 縮本

大癡天池石壁圖入手雜樹一林邊右四松高起石  
側茅屋此第一層甚淺林外隔谿即起大山層層而  
上山之右掖出一池人家臨池池上起陡壁壁罅出  
瀑水下注而以橋閣接住不露水口彌覺幽深此點  
題也陡壁即大山之頂綿亘入右而削下者非另為  
之也蓋通幅惟此一大山盤礴頂外列小山兩層淡  
淡虛任以為收結無盡之致其小山左邊與大山聯

絡為起伏又為小峯參差虛映于後為兩層也混淪  
雄厚嵐氣溢幅真屬壯觀

秋山新雨圖

大癡秋山新雨圖紙本水墨一山橫亘滿幅結頂于  
左上山腰一瀑布下注其下沙嘴數木而已山石暈  
潤瀑泉橫溢新雨後之景色也凡寫山水四時朝昏  
陰晴最難其神味在筆墨之外

沙磧圖

縮本

大癡沙磧圖不作王山通于兩旁寫大山麓迤迤側  
落邊右者淺小作三疊邊左者深大作五疊于第五

疊上多列峭石漸近中幅列石之上始作一正面小  
山收結中間支山亂石沙坡橋渡山泉水舍俱于山  
麓每疊之次安頓蓋另闢一奇也

富春山居圖卷

董文敏嘗語王奉常云子久畫冠元四家而生平最  
合作宜莫如富春山卷其神韻超逸體備衆法而脫  
化渾融不落畦徑誠為藝林飛仙迥出塵埃之外者  
也為按圖考之其峯巒則有似營邱者有似貫道者  
林木則有似黃鶴者有似雲林者所謂體備衆法也  
其皴擦之長坡大抹似疏而實似漫而緊得北苑法

外之神所謂脫化渾融也其位置之平淡淺近若人  
人能之而實無能之者所謂不落畦徑也其水暈墨  
彰不設色而使墨自具五采者所謂神韻超軼也又  
敏誠善言者矣蓋大癡晚年遣興率意為之以較平  
生矜心之作自得其天真爛漫耳其自題云至正七  
年僕歸富春山居無用師偕往暇日于南樓寫成此  
卷興之所至不覺疊々布置如許逐旋填劄閱三四  
載未得完備蓋因畱在山中而雲遊在外故爾今特  
取同行李中早晚得暇當為著筆無用過慮有巧取  
豪斂者俾先識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難也十年青

龍在庚寅歎節前一日大癡學人書于雲間夏氏知  
止堂卷長二丈餘高一尺二寸

黃鶴山人松壑鳴泉圖

王叔明松壑鳴泉圖松石山澗用筆皆本色忽以高  
彥敬法作一小峯襯于中通幅更覺靈動今之倣黃  
鶴者不知也故為拈出大癡富春山卷有類成熙江  
參叔明元鎮者正古人之善愛也特慮不解事者反  
以為雜又甚慮不善者真成雜耳

林泉清集圖

王叔明林泉清集圖一山特起與下截松林一氣渾

融大抵脫胎于范華源秋山行旅圖其出瀑泉亦相似

夏日山居圖

王叔明夏日山居因為雲間王研齋先生藏本長三尺八寸寬一尺二寸下古松一林林上為巖：上一山如髻山脚入水重沙疊渚逶迤而進遠近盤：在目邱壑只三層極稠密而開爽幽深而秀聳其得力處全在沙渚作圖之空隙所以實而虛也巖下松側茅屋中一婦人抱子其夫雙手接之山居幽况宛：動人而嵐氣之蔚鬱蒸熱得夏山之神則又在筆墨

之外矣

丹臺春曉圖

王黃鶴丹臺春曉圖起寫松樹一林兩旁皆山層疊曲折而作環抱之勢上與主山相接中間為山塢安頓房屋樓閣亦層疊曲折隨山勢也每層間以小松然屋與松皆止見上截不露徑道即起手松林下寫一人亦不顯其徑夏日山居圖以重沙疊渚為圖之空隙斯圖以層樓複閣為圖之空隙皆構局之神妙而此為尤奇右山之腰為平臺臺上松林中寫一井石牀六角大抵丹井也蓋命題之意在此樓中點綴

居人三四狀類女子然甚小不能分明也通幅皆松不作雜樹山石皴法極縱恣

曾巒秋霽圖

上半峭巖兩層如屏陡矗天半下則危巖邃壑巖上松林秀出壑底山房幽隱處經營王叔明畫水墨居多此獨設色及門周懷曾撫是圖頗得其法

黃王合作

王叔明作山水小幅大擬于山腰添樵徑于上幅如遠山一筆通幅為之生動世稱黃王合作此猶范文正公作巖先生祠堂記先生之德李昉伯改德字為

風字也

竹趣圖

王叔明竹趣圖竹皆仰葉勾雲全學唐人

倪雲林溪山無盡圖

雲林子溪山無盡圖小卷長四尺高一尺山石全學王右丞林木法營邱其用筆之簡而盡淡而厚枯瘦而潤較諸作尤妙世之以解索皴作方石自謂得高士法者未見此圖耳余有臨本并長歌

惠山聽雨圖

倪雲林子惠山聽雨圖及溪山無盡卷不獨今之學

者不曾夢見即漸江亦是門外漢不得不以董文敏  
為法嗣也

師子林圖卷

雲林師子林卷蓋寫一蘭若也起于土牆山門竹徑  
木欄一直而進竹間間以雜樹必兩兩相對後寫  
佛殿兩層寫間房一僧獨坐于牖殿前兩松對立  
殿後一山石徑曲折山頂置一菴左孤松秀出房  
側山後皆竹蓋是卷全以竹勝而所以勝處則在竹  
之以疎不以密他人所難到也山之皴法則自題云  
得荆關遺意余有撫本

梅華道人煙江疊嶂圖

縮本

吳仲圭煙江疊嶂圖中幅以下為平遠中幅以上作  
疊嶂高聳天半此猶文章之截做也近人學梅道人  
皆以墨烘山石圓點樹葉而點苔則所謂如撒綠荳  
任其自滾而止者當之不知此是偶兩率筆遂認為  
道人真面目要知是圓乃為真面目蓋道人畫山多  
高危其皴法多披麻不獨在墨烘圓點也麓臺晚年  
好作道人墨法頗得其意

梅華道人山水

縮本

梅道人山水通幅一山自下而起峯頂插天頂上以

焦墨豎點山下點綴山家林木山之兩旁橋度谿澗  
秩然朗然而收處只一尖沙嘴沙際一舟舟中人與  
沙上人為揖別狀其大致亦出自范中立秋山行旅  
其收處以極小承極大與黃子久浮嵐暖翠同

趙文敏鵲華秋色圖卷

鵲山華不注歷下兩山也山皆不大華不注尖秀水  
經注所謂單椒獨秀是也名著左傳人皆知之鵲山  
醜笨一經文敏之筆皆成奇觀而鵲山遂與華不注  
並重矣寫華不注用荷葉皴而設以石綠山頂微染  
石青鵲山純用側筆帶皴連染而設以墨青嚴重沈

厚蓋寫兩山真面目也余客歷下一載兩山皆曾遊  
歷故知之秋林一帶點以丹紅沙上荻蘆細勾枝葉  
森秀雋逸如簌簌有聲出紙上水村山舍清幽疎爽  
儼有秋光照之者耽翫良久瀟灑生出塵之想

趙文敏鮮于困學像

鮮于伯機水墨小像卷長二尺餘趙子昂筆蓋寫其  
大意也林屋泉石極清遠冷逸妙處全在作熟還生  
絕不露榮祿平日一毫習氣時人不知以為贗本明  
眼固少也題句數十字秀潤可喜

秋江待渡圖



趙榮祿秋江待渡圖山巒深厚林木清疏勾寫夾葉  
瑟瑟欲飛人物眉目生動舟楫如聞伊軋水清山碧  
而秋陽皎潔其渲暈之精一至于足設大青綠當以  
此為法

趙大年春溪漁隱圖

趙令穰多平遠多設青綠嫵媚極矣而無一點時俗  
氣容其筆端但覺清秀暈潤之致飫人胸腹士氣作  
家兩盡之矣春溪漁隱因濃墨作樹枝若綠點葉掩  
映山家籬落而曲徑芳莎瀟灑、軟媚山腰晚煙橫抹  
林際群鴉將落一舟漾于沙隈釣師閒逸漁竿籬

展玩之下可以令人百憂俱消

聖母圖

聖母圖十幅元王振朋畫譜作振鵬作前有阿沙不花等  
題筆墨板俗毫無生色蓋拙手臨本也而位置自好  
記其十圖之后典妃并錄原題冀得真蹟驗之

至大三年冬十月伏蒙皇上朝興聖宮上皇太后  
尊號曰儀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儀字上大  
赦天下慶溢宮庭歡騰海溢是日宴臣阿沙不花  
等于五花殿中寵錫鈔帛臣等奉觴稱賀隨蒙王  
太后手示臣等王振朋所進歷代聖母賢妃圖十

冊臣等恭閱一過還至御前復蒙命臣等登記名  
氏于因首以彰一時君臣相得之盛臣等竊惟皇  
太后德邁前人望隆往哲觀因思警借古繩今此  
振朋懇之丹忠實臣等殷之素願用供寶玩  
闕而媿美敬擬箴銘嗣雲圖以垂休臣等無任欣  
賀懇祈之至 臣阿沙不花 塔思不花 李益  
孛羅帖木兒 完澤 三寶奴 脫虎脫  
茅一幅周宣王姜后茅二幅漢章帝皇太后馬氏茅  
三幅漢和帝后鄧氏茅四幅漢成帝婕妤班氏茅五  
幅唐太宗后長孫氏茅六幅唐太宗徐惠妃第七幅

宋太祖母杜氏茅八幅宋仁宗后曹氏茅九幅宋英  
宗后高氏茅十幅宋哲宗廢后孟氏

北苑萬木奇峯圖

北苑萬木奇峯圖原本在商邱宋氏嘗意揣必叢木  
中一峯湧起孤危峭立也及見王石谷臨本起手作  
群木上安王山與意揣者適合然不見奇致兩旁為  
崖為嶺雖極高遠亦不過為王山之輔未足稱奇而  
于左旁嶺上忽起一峯如革表如石笋直立凌空瘦  
削巖絕斯為真奇點題之妙出人意外余一見為之  
爽然自失遂欲盡焚筆硯蓋以古人思致直冒過今

人數十層通幅極峻幽奧又極平淡而長披大皴墨暈深沈嵐陰樹靄溢于堂屋誠畫苑之神人藝林之聖哲石谷自記亦沾沾自喜謂得其神味也

北苑谿山行騎圖 縮本

北苑谿山行騎圖處用精神古人之不肯苟且于此可見一大山聳起透頂懸巨盤礴于左幅右幅小山相應中間山店茅舍行客午餐店人供役車停門外騎臥大路行人續至店後山麓林木麓後山村溪閣小舫平橋掩映于嵐氣之中更于遠渚點綴風帆以極遠勢筆有餘間矣此尋魄力非深契造化者不

能

所翁龍水卷

陳所翁龍水卷記龍二十四條有蟠山嶺者有飛者有鬪者有欲升而未起者有游于水面者有引子俱翔者有將歸入水者有臥于山崖而垂尾于水者有睡于平沙者有出洞者各極其蜉蟻蛇桀騫天矯之態尤妙在二十四條皆見全體此是真力量後也畫龍者皆以雲霧烘斷蓋力不足也至鱗爪尤堅利當法後有劉青田長歌

所翁坐虎圖

所翁以畫龍名未聞畫虎余無意中遇一舊家子弟  
賭博輸局持所翁坐虎圖急售勉力得之圖高尺許  
寬尺餘斗方也絹本虎高五寸正面危坐前兩腿直  
拄于地目眈眈下視尾若既伸而欲縮者神威煇赫  
萬力千氣底發蓋寫真竭勢也勾染斑毛極工細上  
寫石壁下寫荒草余珍為神品作詩于上

巨然蕭翼賺蘭亭圖

巨然蕭翼賺蘭亭圖水墨不設色重山回抱深松鬱  
蒼山坳古刹殿宇層々前有水閣為松石包抱檻下  
谿水深靜幽况宜人中寫兩人對坐蓋御史與善才

也石側松下一徑深曲半露寺門洵屬神品後見梅  
道人臨本銖銖不爽余曾為陳銀臺勉夫撫一本

王叔明松風桐韻圖

黃鶴山人松風桐韻圖小單條長三尺餘寬尺許曲  
徑自下而上深松石欄極幽折之致雲中尖峯秀出  
皴法細若牛毛惜藏之不善剝損過半矣賈人持之  
猶索直四十金也

元人梨花圖

梨花圖不題款亦無印不知何人所作簽書元人  
然以設色法觀之類北宋徐崇嗣巨幹稚枝展舒大

雅花繁蕊密望若積雪傳粉甚厚葉之正者著石綠以苦綠染反者以嫩苦綠染符託石綠色艷而神清味濃而氣古枝幹皴法清雋圓渾俱用濕筆填斲點綴嫩芳穎秀可餐今之學暉壽平者已流入惡道惜不能以此正之

高彦敬溪山欲雨圖

高房山溪山欲雨圖中堂幅雲頭層々烘染是歸雲非欲雨之出雲也董文敏有做房山小幅雲氣蒸々興起方是欲雨而題詩云白雲無四時散漫此空谷幸之霖雨姿何妨娟幽獨雨公之題皆與畫反此不

經意處亦是因成而題非先立題而圖之也然筆墨自佳是因設色極穠重余曾為坦齋撫之

梅華道人觀音大士像

吳仲圭大士像衣紋古秀補綴竹石坡水有超致上有王元美贊云一水一月常湛常徹一月一水是水即月如如不動了無相涉八萬四千水八萬四千月而彼八萬四千身皆以一身攝我見再拜謂是真相試問真相了不知向我贊非贊贊贊亦妄

冷啟敬黃山圖

冷謙黃山圖紙本上有詩并跋次劉青田詩後有張

江陵贊邱壑入化筆法頗方方壺水墨不設色逸品也石谷有臨本是圖與蓬萊仙奕圖若出兩手

蓬萊仙奕圖卷

冷紋敬蓬萊仙奕因卷不作高山叢木唯畫屋宇亭橋長廊曲榭柳岸荷池亭內兩人對奕一人高臥榻上仙童玉女各執其役筆極工細設色輕倩其風致清幽瀟灑確是仙境而非宮殿所以為妙余曾用其黃山因之逸筆撫一本頗自得意

白描職貢圖

白描職貢圖一卷無款不知何人所作觀其筆類李

公麟然非公麟真蹟必趙氏之副本其鬚眉生動神氣煥發而衣紋清勁秀逸洵足寶也余于李明府處獲觀愛玩不忍釋手遂假歸寓齋臨摹一卷目力雖昏用水晶七寸光眼鏡取之故其精微猶得髣髴一二也夫白描以公麟為極致子昂稍為緣飾然猶不失其法至丁南羽一變而為極細于是公麟之法遂不傳矣今見此卷深幸清規逸矩尚在人間固當急摹以示來學目力又何惜耶臨五日乃卒功

夏仲昭觀音大士像

仲昭水墨大士像後寫竹林清秀欲絕可作竹譜今

藏高邱陳監司執夫處余為其家納言勅夫臨一本  
又為宋西曹西班臨一本

竹圖

墨竹梅道人後惟夏仲昭為善是凶發竿如作草書  
畫葉灑落如驟雨為仲昭得意筆今藏睢州蔣氏

董文敏山水

董文敏晚年好為倪黃合作是幅為其同年友睢州  
袁大司馬作下截為雲林法上截純似大癡筆墨古  
逸大有作熟還生之趣然兩家筆法判為兩截未能  
渾融終非極致

董華亭做高房山山水

文敏做高尚書小幅山頭純用平點淋漓如濕惜中  
幅與起處不妥余臨之為改正遂成全備頗自得意  
後為全孝廉禾箱乞去

林良花鳥

林以善春夏秋冬花鳥四巨幅每幅必以兩大鳥  
為主如錦雞鴻雁之類樹稍空中點以小禽皆粗筆  
伏大點大抹而成如畫錦雞之腹以巨筆蘸硃砂自  
膝下至尾一直掃下而圓厚勝細勾者萬萬尤妙絕  
者一幅作暮景晚煙橫樹而以淡墨寫棲鴉只一筆

點成不加嘴爪不分羽毛為煙中宿者入神之筆也  
此等筆墨非學而能

徐天池畫

文長以墨寫鷺鷥縱逸有奇致自題云霹靂一聲響  
衆鳥皆藏迹鷺鷥鷺鷥入破窰中染得一身都是黑狂  
態可見

文徵明後赤壁圖

文待詔後赤壁圖卷背摹趙伯駒者用筆清勁設色  
古雅雖曰樸做實為自運其以粉模糊細灑作霜露  
尤為精妙寫東坡共十像過黃泥之坡一舉網得魚

一歸而謀諸婦一攝衣而上一踞虎豹一攀危巢一  
孤鶴橫江一就寢一夢道士一開戶視之一今藏睢  
陽蔣氏

曹雲西臨王右丞峨嵋雲霧圖卷

右丞峨嵋雪霽圖卷長丈許高尺有五寸為曹雲西  
臨本入手山勢陡險危梁架空中則幽深山家荒寂  
後多平岡而以江景平遠收結備極奇變用筆細秀  
清勁後題至正廿二年壬寅秋九月坐平湖程氏之  
快雪軒臨右丞峨嵋雪霽圖知白老人

蕭照山水卷



蕭迪功山水卷昔在鹽官顏氏齋見之老樹槎枿山石堅壯位置房屋亦有幽致茅用筆未免板硬之沖澀之趣此浙習之肇端也故學者不尚

### 高喜獅圖

明高喜獅圖橫披高約四尺餘寬約五尺九寫西府海棠一株下斜插一鐵樁出土三四寸作金盪式上以鐵鍊鎖一獅之全類黃犬首腹及足俱極瘦項與尾長毛絨毳後足蹠坐前足一拄地一撫綵毳西目睜之直視其氣概之矯捷神駿真有解索千里之勢此喜奉命而于獸圈寫其真也非若無名氏之泥金

三獅圓首團尾類世俗所畫者

### 江貫道秋林疊嶂圖

圖長不及三尺闊尺餘紙本山石初以淡墨信手塗抹然後因其淺深高下大小漸加鈎勒以分陰陽向背參差斜整為結構絕無痕跡可尋神化極矣此所謂天機到也下方枯林挺直插空枝格四面橫出清勁如鐵間用墨點刺杉襯之亦挺直不作橫斜又以尖筆作疎瘦之木雜之然只在右方長松之內左方邊幅山麓一房跨澗上為水磨綠嶂曲徑而上山腰為古刹以應而以小樹承之其下幅樹根旁磐石山

寫一古藤施延畧點藤葉總之通幅取勢筆枝奇峭  
氣暈冲靜渾厚

大癡水墨小卷

卷高尺許長二尺餘紙本大癡雲山最少是卷紙以  
乾筆積出煙雲瀚鬱吞吐迷漫于山腰其用筆細秀  
與平日所作不同不知者幾疑為贗本也其自題云  
此是僕數年前寓平江光孝時陸明本將佳紙二幅  
用大陀石研郭忠厚墨一時信手作之此紙未畢已  
為好事者取去今復為世長所得至正四年十月來  
溪上足其意時年七十有六是歲十一月哉生明識

大癡道人今藏商邱陳納言家

宋徽宗鸚鵡卷

徽宗鸚鵡卷長約三尺高尺餘水墨起作沙灘之上  
野菊三枝疏立不交隔尺許作一鸚鵡又隔尺許作  
一鸚鵡前後浮游于清波無蘆荻荇藻末段復為小  
灘亦無苔草點綴布局大雅用筆古逸翎毛疎散然  
極工整而自然生動自是真跡題者頗衆玉堂學士  
張珪一絕云生意蟠胸賦未真一雙鸚鵡狎相親阿  
徽尚記呈祥兆飛下灘來事更神詩不為佳其稱阿  
徽尤怪

黃要叔秋坡兔兔圖

黃筌秋坡兔兔圖絹本高四尺闊一尺八寸寫灰色兔一身右向首左顧上寫坡面兩層疎筆淡皴層間瘦竹一枝五節密葉觀一小枝三節皆斷稍旁寫叢草二十餘片左偃下坡脚七八層脚側叢草十餘片右偃竹與草皆焦墨雙鉤筆意清勁設以苦綠坡上不點一苔疎曠清迥妙品也上方左邊題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蜀人翰林待詔賜紫黃筌筆此為後人所題所以賜紫不擡寫又無印記故知非要叔自書上方中有宣和珍翫印右有王氏家藏印騎

維有王遜之圖章

周忠公墨竹圖

周忠公墨竹圖小幅長三尺許竹祇一竿蒼勁疎暢自題詩一絕云老老蒼蒼竹一竿長年風雨不知寒好教直節凌空去任爾時人仰面看又識云天啟壬戌重陽前二日客有攜天池百卉長卷見示于中獨此君筆法道勁深得與可三昧因發興撫此竟不自知其醜也蓼洲散人周順昌併識向只知公善書不知又善畫且佳洵可宝也至詩意直是自寫本性讀之猶覺生氣凜凜今藏揚州員氏

巨然山水

巨然山水長四尺闊尺四寸通幅圓巒疊起巒頂無一礬頭巨然之變筆也山石水墨房屋及樹身畧設淡赭宋徽宗御筆題寒山遠眺四字下幅邊旁書禿巨二字

王叔明秋山蕭寺圖

黃鶴山人秋山蕭寺圖長五尺闊尺二寸水墨主山太高典中幅氣脈不接其左旁以小山搭上殊牽強皴法直披而下雖似有騰實無致不及林泉清集夏日山居等圖不知何以得名藝苑也

大癡小幅

黃子久山水小幅長尺六七寸闊尺許用筆甚簡山頭亂石間多枯枝似學李營邱其杉木多圓點與平日筆墨不同結構極渾成平妥今藏商邱宋氏

九峯雪霽圖

大癡九峯雪霽圖分五層寫起處平坡林屋樹間畧以深墨作介字點極希疎有致此為第一層其上以一筆畧寫起橫亘如大阜墜點小杉二十餘筆為第二層又上作兩小峯相並左峯平分三筆上點小杉五六右峯只一筆此為第三層又上作大小兩峯相

並小峯亦平分三筆無杉大峯亦只一筆上點小杉  
一二為茅四層峯皆陡聳其收頂又用一筆穹起巨  
于上以應茅二層之大阜而穹處較甚以其為峯也  
徧于左以冒茅四層之小峯而帶于大峯之旁亦無  
杉自茅二層大阜訖此皆虛往其林屋之前右下以  
戰筆作渚沙二三十條小石三四短枯枝數筆是圖  
大痴極經營之作無平日本色一筆洵屬神化直奪  
右丞堂邱之席以其純用空勾不加點綴非具絕大  
神通不能也

谿山茅屋圖

子久谿山茅屋圖長三尺餘闊尺餘層巒中幅而起  
兩旁以山麓輔之山頂石勢巉巖礫石側坡險出而  
用筆甚簡純以中峯懸腕信手勾勒不加填扎益顯  
筆蹤之圓勁樹枝細瘦疎逸或夾葉或點葉俱瀟灑  
不經意而自得鬱葱疏爽之趣山石設以淡赭墨不  
加渲暈山凹石麓小杉畧用墨點而以苔綠襯貼此  
大痴又一種筆墨也鄒亮臣所學即此今為錢香樹  
司寇所藏

王叔明幽壑聽泉圖

黃鶴山人幽壑聽泉圖筆墨蒼逸邱壑有未妥處蓋

山腰瀑泉直下無曲折而欲山巖層疊所以不得如意耳元人往往有之若宋人無是也故邱壑當宗宋人是因松葉用筆特異粗筆長針若栴欄甚挺秀可愛此則元人所勝也

王叔明山水為坦齋作

王叔明山水長五尺餘闊二尺餘自題絕句云老羊自覺筆頭迂寫畫如同寫隸書黃鶴一聲天地靜道人正是午參餘又識云坦齋老師出紙命作泉石老羊自是不同作此應命不紀歲月黃鶴山人書于坦齋仙館是幅山頭甚奇異一山而分兩種用筆中則

層疊而上勾勒皴擦皆本色至頂隨亂石而遊筆于右忽以渾命之筆用側勢襯出中山迤邐而下仍還本色虛任令觀者改目以賞其用筆圓秀而不雜沓誠如自題云云

黃大癡富春大嶺圖

狄生訥齋持大癡富春大嶺圖問余是因特寫巖江真景危峯連綿而峻上其下子陵祠堂純用濕筆連皴帶染而成是以深沈渾厚之致浮嵐藹藹欲滴杜詩元氣淋漓障猶濕可移美之也黃鶴山人詩墨氣淋漓頗得真雲林子跋筆墨奇絕可寶二公能乎故

能道其妙王詩倪跋並附千古高風挹富春倦遊何  
日見嶙峋先生百世稱同調墨氣淋漓貌得真黃鶴  
山人王蒙大癡老師畫富春大嶺凶筆墨奇絕令人  
見之長水高山之風宛然在目信可寶也至正廿二  
年壬寅倪瓚記

李唐伯夷叔齊採薇圖

李唐夷齊採薇圖卷絹本高尺許長三尺餘淡設色  
二子席地對坐相話言其殷之悽之狀若有聲出  
絹素衣褶瘦勁軟秀奕奕欲動樹石皆濕筆甚簡松  
身之鱗畧圈數筆即以墨水暈染淺深上纏古藤其

條下無用筆極細若斷若續雙鈎藤葉疎々落落妙  
在用筆極粗而與細條自和後幅枯枝下拂沙水縱  
橫相間而不相犯氣味清古景象蕭瑟宋授之云我  
于此畫無間然良有以也唐為宋高宗畫院待詔憤  
南渡降臣寫此以示箴規意深哉

